

五苦章句經云：「一切世間人，作罪事易，爲福事難。一切學士，作福事易，爲道事難。爲道復易。解道者難。說道者易，行之者難。」



# 大英



第二卷  
第四期

# 大乘月刊 第三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卅一日

## 目錄

- 暑談六度……………塊然
- 略談科學與佛學……………志賢
- 略談菩薩淨土……………自如
- 成功之路……………瑞暹
- 佛陀制戒的原意……………化生
- 譚菩薩……………芬
- 咳！我是已被師友們所吐棄的人啊……………文濤
- 書城漫錄……………(續)……………玲琅
- 廬門佛教之透視……………開通
- 與禪友的一封信……………了明
- 病與健康……………清慧
- 小鐘回家去了……………洗心
- 她的勝利……………(續第七分)……………療儂

畧談當來彌勒佛的由來.....曙

〔閩院學僧園地〕

禪.....遠明

學佛者莫食五辛菜.....賢悟

學佛者莫食五辛菜.....喜蓮

學佛者莫食五辛菜.....宗如

〔正語〕

佛化家庭訪問團學藝股編發

我出家的回憶.....聖緣

說一切愛聽的話與人聽.....速醒

精進與懈怠.....自強

佛教不是麻醉人心的雅片.....人會

現代下的僧青年.....嵩巖

會務報告

大乘佛教會廈門本部大事記.....慧音

大乘佛教會鼓浪嶼辦事處會務報告.....慧音

大乘佛教會夏季奉茶成績逐月報告表.....慧音

# 略 談 六 度

塊 然

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印度語是波羅蜜，或波羅蜜多；華文譯意有四種不同：（一）究竟，（二）到彼岸，（三）度無極，（四）度。修習這六個法門，能究竟自覺覺他的大事因緣，故稱究竟；能離生死岸到涅槃岸，故名到彼岸；能窮無極的事理度無極的衆生，故謂之度無極；能度生死的大海，故說是度。其實皆是大同小異，不過六度的名稱，流通最廣，因此，本題也就採用這個名稱。

六度的度字，還可以作對治的意思去解釋。因這六個法門，能對治人們內心的六種煩惱，（一）布施度饑貪，（二）持戒度惡業，（三）忍辱度瞋恚，（四）精進度懈怠，（五）禪定度散亂，（六）智慧度愚癡。

檀那是印度語，華文譯作布施，是分布施捨的意思。又分三種，用金錢和貨物分布施捨給人，名財施；用道德和學說傳授別人，名法施；用自已的能力去救人的危難或助人為善，名無畏施。

人們最大的病根是慳貪，貪是貪求無厭，慳是慳吝不

捨，普通人對於一切物質的享受，大多數是對未得的便貪求不已；對已得的便生慳吝，殊不知世間的物質有限，個人的享受萬不可滿者，過奢就要影響到別人的生活，要是把多數人所仰賴以生活的物質，積聚不捨，必然招引出不安的現象，這是必須要實行財施去對治。復次，推進世界文明發展人生幸福的原動力是思想，而造成人類殘廢慘酷陷於悲哀之境的是思想；思想的泉源是各種不同的學說，假使謬說邪說佔據了思想界，那末；人類幸福的前途，便不堪設想。具有正確思想的人，遇着這樣的時代，也不可畏懼邪說的誘惑，或視學術為私產品甘做守學奴，要實行法施，宣傳真理和正義去挽救陷溺的人心。復次，互助是人類最高的美德，無畏施是互助的放大，譬如別人想做一件偉大的事業，恐怕能力不夠而發生畏懼，我從旁輔助他鼓勵他令他完成，反過來說；我要想做一件偉大事業，而有了能力不夠的畏懼，也希望別人來鼓勵我輔助我令我的事業完成，這便是互助。但想助人成功消滅人的畏懼，而並不希望別人助我，所謂施恩不望報，便是無畏施；無

良施的範圍很廣，能令衆生脫離怖畏的事均攝其中，能實行財施法施和無畏施，便可以打倒內心的慳貪惡習，這便是布施度慳貪。

尸羅是印度語，華文譯作戒，戒是止惡防非的意思。世界上比較完善的學說，莫不有相當的戒條，用以防止他的信徒們不良的思想和行動。佛陀因為見到他的信徒們有不如法之思想和行動，便隨時隨地的訂下了很多的戒條，後來還有小乘戒和大乘戒的區別；小乘戒中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分別，大乘戒中也有攝律儀戒（諸惡莫作），攝善法戒（衆善奉行），饒益有情戒（普度衆生）等等不同。小乘戒以殺，盜，淫，妄，酒五戒為根本；大乘戒以菩提心（普度衆生的心）為根本。

佛陀囑令他的信徒們「以戒為師」，因為持戒能破惡業能生淨業，是學佛必要的條件，他每誦誦話的時候，也常常地讚美持戒，月燈三昧經中說：

佛言：「有菩薩能持淨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背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瞋心，（九）得勝三昧

，（十）不吝信財」。

持戒的利益如是。能持戒的人，絕對不會有不良的思想和行動，這便是持戒度惡業。

羼提是印度語，華文譯作忍辱；能忍違逆環境的心名忍，所忍的違逆環境名辱。人們對於違逆的環境，大多數是不能忍受的，殊不知「小不忍，則亂大謀」，瞋心一起，凡百事業，均有陷於不可收拾的危險。古大德說：「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確是不刊之論。所以必須修習忍辱來對治這瞋火，忍分四種：（一）伏忍；初心學佛的人，對於違逆的環境，要調伏自心勉強忍受。（二）柔順忍；修習伏忍經過相當的時期，由強勉漸歸於自然，所謂「住忍辱地，柔和善順，事亦不暴，心亦不驚」，便是柔順忍。（三）無生忍；明了一切萬物，皆是緣生，當體本空，本無生者，這無生的真理，忍可於心，謂之無生忍，這是已經證入真理的人了。（四）寂滅忍；這是忍的最高境界，證得的人便可稱佛陀，寂是寂然不動，滅是滅盡煩惱，忍是認識，認識寂滅的本來面目，便是寂滅忍，能修習忍辱，不但可治瞋恚，並可證得佛果，這便是忍辱度瞋恚。

毘梨耶是印度語，華文譯作精進，純一不雜謂之精，

勇往直前之進。精進的反面是懈怠，一切事業沒有不是成於精進而敗於懈怠的，菩薩本行經說：「夫懈怠者，棄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釋論說：「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實」。這樣看來，便是在家人，也必須「夙興夜寐」做自己應做的工伴，才能夠無忝所生，何況出家學佛的人呢？精進可分三種：修種種的功德去莊嚴自己的道果的，名莊嚴精進；執持一切善法永不放逸的，名攝善精進；利益一切衆生永不疲倦的心，名利生精進。又可分成二種：（一）身精進；如宣傳教義利益羣衆等事。（二）心精進；念念相續，不生妄念。能修習這些精進法門，懈怠便沒有發生的機會了，這便是精進度懈怠。

禪那是印度語，華文譯作靜慮。禪是禪那的省稱，把內心的念慮靜止下去，便叫做禪。普通人的心念，大概均是紛擾不停的，所謂「六塵在念，亂想常馳」；俗說心猿意馬，也是形容人們念慮的紛擾的，修習禪定，便能夠消滅這些心病。古大德說：「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又說：「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亂片

時，即名煩惱羅刹」。觀此，我們便可想禪定的利益是怎樣地偉大了！禪定可分三類：（一）世間禪，有「味禪」和「淨禪」的分別；六行觀（厭苦、粗、障、欣淨、妙，出，淨禪）等是味禪。六妙門（數、隨、止、觀、還、淨）十六特勝（知息入，知息出，知息長短，除諸身行，知識偏身，受喜，受樂，受諸心行，心作喜，心作攝，心作解脫，觀無常，觀出散，觀離欲，觀滅，觀棄捨）等是淨禪。（二）出世間禪；有「壞法道」和「不壞法道」的分別；九想觀（臍脹想，青瘀想，壞想，血塗想，膿爛想，蟲噉想，分散想，骨想，燒想）等是壞法道。八背捨（內有色相外觀色，內無色相外觀色，淨背捨身作證，虛空處背捨，識無邊處背捨，無所有處背捨，非有想非無想處背捨，滅受想背捨）等是不壞法道。（三）出世間上上禪；即九種大禪（自性禪、一切禪、難禪、一切門禪、善人禪、一切行禪、除惱禪、此世他世樂禪、清淨淨禪）。此外還有禪宗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祖師禪），密宗的三密瑜伽（秘密禪），天台宗的一心三觀（即空即假即中），均是能夠發生無上智慧禪定的，能夠修習這些禪定，念慮便不會散亂，這是禪定度散亂

般若即是印度語，華文譯作智慧，智慧的反面是愚癡。八大人覺經說：「第五覺悟，愚癡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人們的生生死死，原因就是愚癡，因愚癡才去造業，因造業才受果報，要想出離生死，必須修習智慧去打破愚癡，要修習智慧，必須多聞。月燈三昧經說：「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知煩惱資助，（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真正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薩，（九）與一切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釋論說：「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於此可見佛陀是證得最高智慧的人，我們學佛的人，也是希望證得最高的智慧的。般若分爲三種：（一）文學般若；佛陀的學說，均賴文字流通，我們對於記載佛陀學說的文字去鑽研，便是修習文字般若。（二）觀照般若；三藏文字，皆是指示人們修學的途徑，必須依照它所指示的去實行，才能夠獲得實益，

## 略談科學與佛學

萬不可執着文字便以爲究竟的，所以修習文字般若有了相當的成功之後，便應該更進一步去修習觀照，收視返聽，直探心源，觀照既久，發生智慧，便是觀照般若。（三）實相般若；實相是真實的心相，也就是宇宙萬有的本體，觀照功深，愚癡破盡，徹見心體，是名實相般若。這三種般若，是有一定的漸次的，由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由觀照般若，証實相般若，証得實相般若，愚癡便根本消滅，這便是智慧度愚癡。

依相生的次第說，六度是有先後的，學佛的人，施捨在俗的一切所有，出家修道，便是布施。受苦薩戒，便是持戒。不起瞋恚，便是忍辱。能忍辱方能勤修善法，便是精進。能精進才可修習禪定，由禪定才能夠証得最高的智慧。但依修習方面說，六度應同時並修，不可偏廢，其實六度是互攝互具圓融無碍的，不論修習那一度到了極則時，就能夠具足六度全事即理的，能修習六度的人，不論在家出家，均可稱爲菩薩。

## 叙言

## 科學

一、待分兩點叙如左：——

「科學」與「佛學」，一是注重在實驗的方面，可以拿出

科學是歐洲一帶物質文化發達的各國所產生的一種學

說給人家看；一是全靠自力去修証，其真理遂深非凡情的

說；它的宗旨是集中於實驗和現實的物質上，形成的知識

實驗所能推測，這兩種學說，若不加一番深刻的功夫去研

都是實事求是，最易令人向自我的上面去發展，所以被一

究探討它，的確不容易窺其底蘊的啊！尤其是對於科學門

般好強喜窮的各國元首最歡迎——如向來倚着科學發達炫

外漢的我；此次從僥倖中冒萬里重洋，得來這廈島上的閩

羅世界的英美諸國——這大概是誰都知道的一點。不過我

南佛學院肄業，親近枯木法師，敬聆一切的法要，由他老

們從客觀的方面看來；這種天演進化的自然科學，本來是

人家所主講的佛學概論第一章中；方得知現代世界上最著

顯國利民爲人類所需要的——尤其是在這生物競爭廿世紀

名科學的輪廓。我聽了以後細心體念深思，頗覺科學與佛

的現代所不可缺乏的一種學說啊！

學，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有點兒風馬牛不相及，其實這兩種

試看：歷年科學所發明出來的電燈啦！電話啦！火車

學說，無形中確有一種聯繫不可分離的需要，有如鳥之兩

啦！輪船啦！飛機啦！……種種水陸空的製造用物，日

翅，車之二輪，必須要兩下相輔並用，若把它分開來就不

新且異地層出不窮，使人類物質上的享受日漸豐裕，像這

能運載飛行了。我因爲見到這一點，想就法師所講的變成

些替人類謀幸福的發明製造物，捨科學外還有什麼學說可

一盤科學與佛學，把這兩種世界上最需要的學說，稍述一

及呢？唉！我想：假若能把它用在正途上去支配現代人

點，以供讀者們玩玩味。但是每一轉念時，覺到這個文

民的日用與生活；相親相愛地互謀共存共榮的話，那定會

題，沒有數萬言不能寫出什麼，可是在當學僧的時期終日

忙得不亦樂乎的我，那裡有這充分的學識及空暇來寫作呢

？因爲有這種困難的原故，所以只好在這裏略述其萬

可惜這些科學發達的國家，却都背道而馳適得其反了



！追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們本國的工業發達，製造出來的物品太多，不得不設法向國外推銷；但在另一方面看來，他們確是因受了那位達爾文氏的「生物競爭」學說的影響和麻醉，致把利益人羣的自然科學，反用去專門製造那些戰鬥機、炸彈、大砲、兵艦、坦克車……等等的殺人利器，用來壓迫一般異種民族及其他的弱小國家，於是弄得此國與彼國就，此民族與彼民族爭，造成羣起相攻，兵戎相視，鐵鳥橫飛，人類流血，幾乎把這整個兒的世界，每一角落裏都罩上慘霧愁雲，真是神鬼哀號，天人垂淚啊！怪不到從前林語堂先生在演講講的詞中說：「現在西洋人對於科學起了反感，覺得科學是一種吃人的東西。」其實科學何竟得就會吃人呀！

至於達爾文氏所提倡的那「生物競爭」的學說；其動機又究屬於誰呢？追本窮源起來，也無非是見景動念個人的自我發洩而已啊！因為自我和安全感盛的原故，遂生起一種有我無他，有他無我的「冰炭不同爐」的狹窄思想；令全人類不期而然的走向戰爭的火線上去。現在果要消去這種自我安執的思想，使他們踏上相親相愛正軌上的話，那末，就必須要以主要無人無我的佛學來補救不可了！

## 佛學

佛學是釋迦世尊親証了那宇宙人生真理後從他的大慈心中所流露出來的一種學說；他住世所說的三藏十二部諸教典的宗旨，就是表明的無常苦空無人無我，以除衆生的我執着心，所以迄今有數千百年的悠久歷史，為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學說所望塵莫及！

至於佛學的起源，那大藏經典佛教史以及古今的一切關於佛學的著作上，曾處處這樣地告訴我們：昔日佛陀捨去王宮於雪山嶺六年苦行，一天在菩提樹下（臘月八日）夜觀明星而大悟，徹証那真空妙有正徧知覺大道理後，復見這茫茫人海裏的一切衆生，被諸無明感染所覆蔽，不知道這個宇宙間充滿了苦空無常無我的苦相，和「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真理，反而在心外的那些「水月空花，海市蜃樓」般的幻境上生起種種的貪愛執着，從而你爭我奪地遺棄受苦，水沉沒於波浪濤濤的生死流中，輾轉循環地不能解脫。佛陀的大慈心重，視衆生受苦猶如自身受苦，於是連忙地離開菩提樹下，運大慈悲來遊化人間天上隨機說教，說法救世度生，住世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應度的衆

生曾已度盡，樞機沒有成熱的衆生，也令種下得度的善因，如是化緣既滿，乃於娑羅樹下欣然入涅。繼而迦葉阿難上座大德高僧輩出，把佛陀的遺教廣加以結集闡揚，除三藏十二部聖教外，其餘所有的教典著述，真是不勝枚舉，這點大概是一般有識人士之所共認而無諱言的。迨至今日，在這數千百年之間，雖因隨着時代潮流的激盪，不免有着「新陳代謝」的現象，但是它的一種真理，實是亘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長存的啊！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佛學真理，雖日月無光，江河枯竭亦不會消滅」。

### 結 論

現在的世界，已經演出這種空前未有的惡劇了！其主因當然是衆生的同業所感，但是之所以引起這種人類不

## 略 譚 菩 薩 淨 土

佛教永遠是平等的，無人我相的。假使我們能夠將佛的教理輸送到遠在天涯海角的島嶼及大陸，使一切坐在黑暗中的人，都知道惡不能作，善當奉行；更在他們那一片豐腴的心田上，長着智慧的新芽，互愛的靈苗，污穢的世

幸相爭的導火線，實是那野心勃勃仗着科學發達的英美各國所釀成，所以現在要理想化干戈爲玉帛，變濁世成淨土消弭戰禍於無形的話，那末，當前唯一的急務，就是要快快的把佛學中無人無我諸法平等的教理；用一種普通通俗化的辦法，推廣到世界各國去打破人類自我的執着心，如此補救科學的不足處，與科學並駕相行於世，不久的將來定能挽救道己成的局勢，使人類轉向無爭之途，走上和平的光明坦途。由此科學更加發達進化，廣爲人類謀幸福，佛教愈加興盛，養成人類互助互愛大同無爭的思想，其得失的關係既然有這樣的重而且大，那麼，同胞們何不起而爲之呢？——這是筆者的一點愚見，不知具有明眼卓見的讀者們，以爲如何？若有謬論處；尚望多多的指示。

自 如

界，馬上就會變成莊嚴的淨土了。

### (一) 什麼是菩薩

「菩薩」並不單指的庵館寺院中的泥塑木雕的偶像而言，那不過是借以引人生信，想像，紀念的對象罷了。要知

雖菩薩也是人，不過是一個智慧廣大，福德圓滿，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披有情苦，與衆生樂的非常的人而已。

## (二) 什麼是淨土

從「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來亦不去，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轉勝義諦方面說，沒說國土無染淨之分，即如來，佛，菩薩的假名都沒有呢。因為諸法的實相只可實証，尤其是只可自內觀証，是不能落於言詮的啊。否則，即便成爲戲論，而非真實的了。可是爲了要度這群真分可憐的苦惱衆生，和証無上菩提起見，却又不得不從那風平浪靜的智慧海中，掀起一塊塊的慈悲的波瀾，「無生示生，無說爲說」了。所以就安立諦方面說，又有形形色色，許許多多的差別了。在這樣的情形下面，淨土二土的名義產生了。土地土地，牠有偉大的力量和作用在。可不是那些橫的豎的不知數量不知輕重的草，木，山，川，人，物，禽，獸，都依着牠而生存長養麼？淨是清淨，表示無疾苦，無煩惱的意思。

## (三) 什麼是菩薩淨土

因爲淨土要由度生而得，二乘人便沒這福分了。除佛以外，是只有菩薩專美的。但什麼是菩薩淨土呢？且依據摩經，解釋於此。

1、直心是菩薩淨土：土爲什麼能淨呢？因衆生清淨的緣故。然要衆生清淨，又必依止衆行。因爲行若淨了，衆生也就淨了；衆生既然淨了，佛土還能不淨嗎？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啦。土爲甚麼沒有詩曲呢？那是由於心直的緣故。所以說直心是菩薩淨土。

2、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由三大超的苦修，已在自己底心田裏樹着無限的功德了。這種功德，不但美好圓滿，並且深固難拔，那絕妙難離的清淨佛土，便是這許多功德莊嚴起來的呀。所以說深心是菩薩淨土。

3、大樂心是菩薩淨土：甚麼是大樂心呢？經說：「衆人共行，愛戴天下，不遺一人，大樂心也」。菩薩淨土也好，無上菩提也好，都是由大樂心而在嚴証得的，所以說大樂心是菩薩淨土。

4、六度是菩薩淨土：菩薩外捨國城妻子，財產身命；

內捨貪愛慳嫉，對於布施，可說是盡善盡美了。因此到後來成佛的時候，就有很多能夠施捨的衆生來生其國。因為持戒精嚴，到後來成佛的時候，也有不少行十善業道圓滿的衆生來生其國。「因行忍辱，後成佛時，有三十二相莊嚴衆生來生其國。因修精進，後成佛時，有勤修一切功德衆生來生其國。因習禪定，後成佛時，有攝心不亂衆生來生其國。因修智慧，後成佛時，有正定衆生來生其國。」假如不修六度，那裏有這許多衆生來莊嚴他底國土呢？所以說六度是菩薩淨土。

5、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的時候，其所以有成就慈悲喜捨的衆生來生其國的原因，那是因他在因地時，廣行慈悲喜捨，度人無量的緣故。所以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

6、四攝法是菩薩淨土：有四種法，菩薩專門拿它來做攝養衆生的工具的，那就是四攝法。那四攝法呢？（一）惠施，只要是衆生之所需要，無論財法，皆隨彼所欲而與之。（二）愛語，因為自己具有愛念的緣故，只要發言，莫不隨着衆生所樂而說，假使是令衆生熱惱的話，他是絕對不說的。（三）利行，凡與衆生有益之事，無論吃多少苦，費

幾許時間，都想法去做，並且要做得很圓滿很透澈。（四）同事，遇着惡行衆生，與其同惡，却要使其斷惡；遇着善行衆生時，除與其同善外，另一方面還要使其精進修善。因此，菩薩成佛時，有很多已得解脫的衆生來生其國。所以四攝法是菩薩淨土。

7、方便是菩薩淨土：方便是善巧的意思。但菩薩怎樣善巧法呢？經說：「積小德而獲大功，功雖就而不証，處有不乖寂，居無不失化，無爲而無所不爲」。這幾件事看起來雖極平凡，可是，除菩薩能做到外，誰也沒這能耐的。菩薩利用這獨有的本事，教化衆生無量，累積功德無量，於是，後成佛時，有無量對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的衆生來生其國。所以方便是菩薩淨土。

8、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三十七道品是去佛果的柏油馬路，是出生菩提的觀因，是脫離苦海的唯一寶筏，所以是菩薩淨土。

9、迴向心是菩薩淨土：這裏說的，盡是大乘；因二乘人雖也有度生心，却狹而不廣，尤其是不肯迴向，只自己享受吧了。大乘不然，他除一面自己盡量享受之外，還想着大乘，同情大乘，拯救大乘，遇善迴向，無德不備，所

謂清淨佛土，便是這些功德莊嚴起來的。所以是菩薩淨土。  
 10 說除八難具菩薩淨土：菩薩因常為衆生說何為三途？何為八難？云何應當除，當用何法除；度脫無量衆生，由此功德，在他成佛時的國土中，便沒了三途八難的一切橫事出現，故是菩薩淨土。

11 目守戒行不讓彼闕是菩薩淨土：尋常一般人，在二六時中，誰也是在糊糊塗塗地過日子，閉不慣的時候，不是奪王二底鼻子，便是掘李四底眼睛，再不然就是包藏禍心，胆如天大，爲人之所不應當，道人之所不應當，這樣一來，就不造出彌天大禍，也要貽笑大方了。菩薩不是這樣，他對於自己的戒行的持守，比愛護眼中的瞳人還要緊，不但不說人的短，不損己的長，連俏皮話還不肯說一句呢。由有此美滿的德行做因，到成佛的時候便自然結出國中沒有犯禁的罪名的妙果來了。所以是菩薩淨土。

12 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是不會中天的；這是很大的；行是清淨的；說的話是誠實中聽的，常以輕語教人，所有的眷屬都是善於和好一切鬥訟，且時時不離自家身邊的，說話都是要使衆生得着利益的，常有不生嫉妬，不起瞋恚，具着正見的衆生來生其國。爲甚麼能夠這樣呢？這都是由於廣行十善的好處呀。所以說具菩薩淨土。

#### (四) 結 言

我們生在這個世界，的確是太苦惱了，苦惱得像瞎子摩象而起種種言說似的，不開口便能，一開口總是錯誤的，苦痛的，而且是無法解脫的。但我們就這樣馬虎地永遠地過下去，而不思脫離的方法嗎？不，十二分的不，我們要慚愧，懺悔，奮發，精進，我們不只是把過去的債務還清就算了事，更要一天天地向那快樂的涅槃城的大道上走去，我堅決的相信，只要人們有勞苦心，恆心，和淨信心，沒有達不到目的的。但這種法門多着呢？那一種是比較簡捷而易修的呢？說到這裏，我要毫不猶豫地抬出淨土法門來了。因爲淨土一宗，的確是容易修學而又容易證得的唯一法門啊。彌陀經上不是說：「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麼？

苦惱的人們！吃苦罷！努力念佛罷！！

# 成功之路

瑞遍

中國的佛教傳到我們這輩不肖的子孫的手裏，已經算是倒運極了！在以前中國的佛教何以那樣的興盛，僧侶何以又那樣的受俗人五體投地的崇拜呢？這，因為他們多勞都有淵博的學問，完美的道德，以他們的學問，以他們的道德，去感化世人，勸導世人，世人受了他們的感化，受了他們的勸導，因此他們受了佛教的利益，世人個個都信仰佛教，崇拜僧侶，佛教那得不興盛呢？

現在中國的佛教已經是到了最壞的末路了，目前還有許多僧尼醉生夢死，不明世界大勢，閉着眼睛在那兒瞎說甚麼和尙定要「住必關若，行必頭陀」，試問在這廿世紀的現在，還聽容我們關着山門安安逸逸的一天到晚坐吃三餐開飯嗎？我敢武斷的說，現在已是不可能了，十年，二十年後的中國，你看着！那更是絕對的不可能了。

所以，在這兒我對於我們青年的教胞，以我私人的資格要請問大家一句，你們既出了家做了如來的法子法孫，就這樣子庸庸碌碌的替人做些討飯似的「送死」生涯，就算盡了你們做和尙的責任了嗎？我想我們青年的教胞，明眼

的人一定也是不少的，佛教衰敗到這樣，和尙的地位也低下了到了這樣，一定也會覺着悲傷、沉痛、嘆息，但是，嘆息沉痛，悲傷都是沒有用處，所以，在此要想挽回這既倒之狂瀾，這種偉大而聖神的責任，我們也不能完全推托在某一個人的肩頭上，這還是要希冀大家切實的振作起來分担一份救亡的責任的。

因為要大家來分擔救亡的責任，問題也就在這裏發生了，其他的一切我們可以擺在傍邊不談，第一先要問你究竟要做怎樣的一個青年，假使仍然樂其做一個庸庸碌碌的和尙，我們也把你沒有辦法，如果願意做一個轟轟烈烈的有為青年，在這里我可以告訴你一條成功之路，養成一個偉大人物的辦法，我們知道，偉人并不是天生成的，都是受了千辛萬苦而後成功的人。

以我的愚見，我們要想有偉大的成就，應當常常看些偉大人物的成功傳，以幾個偉人做自己的模範，常常以古人鞭策自己，鼓勵自己，那末，自己要想做的事情沒有不會成功的，彼亦丈夫我亦爾，何敢自輕而退却，有了這

種不敢自輕的心，這是對於我們的前途是有很大的補益的。

在中國的歷史上，可做我們模範的人很多，如玄奘，窺基，法照等，都是一代偉大的人物，他們都是經過一翻克苦耐勞而後成功的偉人，古人說：「不經一翻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這的確是至理，也是明言，一個白玉，本是一種寶貴的東西，但不經一次琢磨，也是一個沒有用途的廢物。

在歐洲的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做約翰維勒，他也堪作我們青年的模範，他是生在一個腰纏萬貫而養尊處優的人家，他一生所受的教育，當然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特殊教育了，但他並沒有進過學校，完全是受他的父親詹姆士維勒的家庭教育，當他十一歲時父親不幸離他死去，其後便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自學而後成功的。

第二蘇維埃最出名的傑著家高爾基，也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模範，他一生也是少受學校的教育，完全靠自學成功的人。第三，便是土耳其的凱末爾，他一生對於土耳其的偉大的供獻，非是我們的意料之所及的，土耳其之所以有今日在國際上這樣的地位，可以說完全是由他一人締造成

功的。第四是俾斯麥，我要說他并不是贊成他的鐵血主義，我贊成的是他富有大政治家的天才，當他在時處在歐洲那種複雜的環境中，而能以他政治的才能與敏捷的手腕，應付得那樣的裕如，所以，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給我們立身處世的一個好模範，一個人切不要買高我慢，同時也不要小視自己，雖然是個木瓜，但木瓜也有木瓜的用途。

中國的佛教已經不振到了這樣的地步，未來佛教的前途，和尙的處境，我們雖然不是一個甚麼預言家，凶多吉少，這是我們在此可以斷言的。上面已經說過，中國的佛教在從前是那樣的興盛，強大，和尙的地位是那樣的尊榮，顯達，何以到了我們這輩不肖的子孫，佛教何以就會衰敗到這不可名言的境況，一言以蔽之，這就是我們僧伽沒有切實負起「宏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的職責的原故，弄出來的，在這廿世紀社會不安的過程中，尤其在中國，我們和尙已覺沒有立腳的餘地了，在這最後的末日尚未完全到來的時期，我們應當為將來的中國着想和我們將來的法子法孫找一條光明的正路，造一線的幸福，那我們在目前總得要做一點利人利己的事情，何況我們還是青年，將來成功不可限量呢！

青年的道友們，請把你們的腦子靜下來好好的想一想，不爲子孫造福，不爲佛教打算，也得要想想我們自己將

## 佛陀制戒的原意

「佛說」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釋迦，人人知道他是佛教的創始者，他在無量劫前經過了許多的苦難，終於在一天晚上看見天上燦爛耀目的明星而忽然澈悟了宇宙人生的大真理，然後將他自己所親證的宇宙真理一一的演揚出來，總計說有四十九年，三百餘問，他所演揚出來的教典把他分門別類起來叫做經，律，論。這經，律，論，總名稱爲三藏，共有十二部，就是長行，重頌，授記，孤起，無問而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論議的十二部。

現在經和論，我們姑且不談，即以律藏來說吧？佛陀爲甚麼要說律？換句話說，就是佛陀爲甚麼要制戒？我們想佛陀要制律的原意，不外如下的兩種意思，一是對治性惡的叫做「性戒」，二是避世嫌疑的叫做「遮戒」，這種說法似嫌備例，下面我們再來加以簡略的說明。

(甲) 怎樣叫做性戒呢？「性」，是每一個人的天性，含

來的前途。

三十一，九，四。

## 化生

有永遠不變的意思，如五戒中的前四種「殺害生命」；「偷人財物」；「姦人婦女」；「言而無信」；這完全是由無始以來衆生的貪，瞋，癡三惡性的衝動而起的不合邏輯的行爲，這，不單是佛教所不容許，就是國家的法律也是所絕對不寬容的，在做和尚的人，犯了這樣的戒，便是犯了「波羅夷罪」，不許再與六和僧衆共住的，即使不是和尚是個俗人，也是犯了國法，縱然不會要犯者的瞎子算——命——也得要去領略一下鐵窗的風味，釋迦的教義完全主張慈悲，救世，利他，所以，損人利己的事情，佛陀是絕對要嚴重的禁止的。從這種概念我們知道佛陀制戒的原意，無非是對治衆生根本的染習的惡性，這種根本大戒，無論如何，是不許犯的，因爲這是一切戒律的根本！

(乙) 怎樣叫做遮戒呢？佛陀尚在人間的時候，跟他出家的弟子很多，但，既出了家做了佛陀的弟子，除四根本和四根本有關係的戒律當然受持外，其他一切的動作，所



前行，住，坐，臥，飲食，衣服……等，皆須有特殊的標記，不然，便會魚目混珠，跟其他的宗教沒有甚麼分別了，佛陀爲適止他人的攻擊和譏嫌，所以，佛陀就根據各地的風俗習慣及當時的社會的思潮的需要，結制種種的戒律，這許許多多的戒律，并不完全是在防止惡業，也有是爲的避世嫌疑，佛陀是生在乘道大亂期而兼謀獨立的印度，所以，他特制的戒律，多半是本看印度當時的民間風俗及其他宗教制度的情形而產生，這是沒有固定的性質的。

佛陀滅度到現在已經二千多年，佛教傳到中國也已有二千多年，在這二千多年的過程中，佛教經過了很多的波折，受了很多的打擊，因此對於佛教的制度上也有很多的轉變，這是證明佛陀所結的制度在過去也有不少的明眼大德已經變法過了，可是，時至今日那個時代的變法又有許多地方不合現世的需要而應再來一次變法了，因爲我們再墨守前人的古規不但合邏輯，且將來尙有被思想前進的人之所摧殘的危險的。

在保持着封建思想的人認爲我們主張變法好像是失掉做和尚的資格，因爲自己祖宗所立的官教都被我們推翻了

，還能認爲是佛陀的弟子嗎？說這種話的人我們認爲是不解如來的真實義。

上面已經說過，佛陀所制之戒，有「性」這二種，性戒，是佛陀所制之根本大戒，我們佛教徒是應當如法護持的，這裏所謂應當變法者，是指衣，食，住，行等的遮戒而言，如果認爲變法遮戒也是不肖的子孫，那麼？佛在印度着印度裝，我們中國和尙變法着古代的漢裝，也是不肖的子孫了，其次佛生在印度，印度有印度養生的食糧，住屋有印度式的住屋，出門時印度有印度代步所用的工具，我們皆應一一的依照印度的樣式來玩才行了，可是，我們看看從古及今中國的和尙一舉一動是否和印度一樣的昵？

時代的車輪是一天一天的往前推進的，過去的種種已成昨日的黃花，處今世而仍用古制不但對於佛教絲毫不能復興，且對宗與佛教尙有很多的阻礙。須知佛陀制戒，是因時，因地，因人並沒有固定的性質的。當前中國佛教的制度不合時代的需要，這是人所共知的，我們八十萬的佛教徒應該起來去奮革新使牠與時代縱成交流，方不致與社會，國家，風俗，人情等脫離關係才對。

# 譯 苦 薩

芬

「苦薩」這兩個字，是很普通熟悉的名詞，大家無不曉得的，但一般普通人多以廟堂廟宇裏泥塑木雕，或金銀銅鐵鑄造成的等等「偶像」爲「苦薩」，甚而有的把瓦做的兒童玩品也叫它爲「小苦薩」。這一來，簡直使苦薩的意義埋沒沒遺了！也無怪一般知識份子要排斥「苦薩」爲迷信了，其實這都是由於不明白苦薩的真實意義所致，良可浩歎！

「苦薩」是印度語「苦提薩埵」的省謂。譯我國文字謂「覺有情」。有情是統指一切有意識思想感情的人類。所以說如能發起上求佛道，下度衆生的人，都稱苦薩。苦薩所修的是六波羅蜜法，（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因六波羅蜜，對於一切萬行高德，無不包羅，具足，圓滿。苦薩是以大悲爲心的，他看見一切有情的痛苦就好比他自己的痛苦一樣。猶如父母對待其兒子，兒子受着飢寒，患了疾病，做父母的人，就要起了大悲心，乃至不惜一切；而救其苦難。苦薩也是這樣的捨己利人，沒有人我的分別。換句話說，苦薩就是世界人類的話。

那末，苦薩也就沒有了。所以苦薩是以人類爲對象的，人類有苦，苦薩便引爲苦，人類有憂，苦薩便引爲憂；統而言之，他是普令一切有情，都獲得大法利樂，這便是苦薩的大乘行願。所以寺院裏供奉苦薩，就是紀念苦薩的功行，同時也就是喚醒人類同具有苦薩的心行。我們禮拜苦薩遺像，是要求其威德加被，并苦薩的精神不朽，永爲後世學習的模範。

當茲劫火蓬生的時候；世界人類無不感受痛苦的，我們如能發起同情大悲普救心，而設法去救濟一切，使令得到安樂，或關於社會種種有益人羣的慈善事業；能發心誠意去做，其實不爲自己的名利，這就是行苦薩道。明白這點來說：凡是了解大乘佛法，發了菩提心，誓願修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苦薩行者，不論是在塵「居士」，或出家「和尙」，貧富貴賤的人，能以慈悲爲本，都可名爲苦薩。人能這樣去修學，人人都是苦薩。乃至全國全世界的人能這樣修學，那末，這世界就可成爲和平安樂的世界了。

## 咳！我是已被師友們所吐棄的人啊！

文 濤

## ——原題弔上可下與師公——

「咳！我是已被師友們所吐棄的人啊！」當我讀了從浙江、石浦的師兄，寄來的一封信之後，不覺嘆着：「長長地一口氣。只因面前有着許多人，故讓眼淚藏在眼眶裏，不好意向外流。」

「孝」是百行之先。我不孝，自然要被師友們所吐棄；所以我只有自疚，自己懺悔而已！

在許多師友之中，待我最好的要算是天台山國清寺的方丈，卜可下與老和尚。他是我的師公，是於此最有恩德的師公。我現在能夠認識幾個文字，有時還關起門來能夠讀幾句「明麼的哩」之類的字眼，寫在白紙上，自以為是文章者，這雖然不是他直接教授給我，但飲水思源，此思此德，總由他之所賜與的！

當我在十三歲時，住在師公寺中——蘇州、靈鷲寺，早晚除兩堂上課，兩枝香吃佛之外，總算還用比較子的叫聲高不多少的聲音來讀幾句經；餘外，跳跳繩子，拉拉竹

弓，跑東奔西，猶如一條野馬。聽到佛事旺興，請不到拜禮的師父們時，也把我的名字上了牌，叫我跟着他們的屁股後，出去湊湊人數，好算一天價錢，或焙口饅頭來。我在拜懺，或吃焙口時的喉喘特別響亮，決不像坐在房中，聽，聽，喘，蚊子叫一般的靜靜的聲音，所以施主們也不嫌我是個小和尚；而且，後來，施主們還特別地請我去替他拜懺，請我吃好東西。這樣，我的師公自然很快活；不用說，我當然更比師公快活！

十二三歲的人雖然不好算小孩子，但也不好算是成人；所以只求有得吃，有得玩，那末，就算是自己獨一無二的快樂世界了。至於自己將來什麼立身處世的學問，自然一點也沒有想到；更談什麼為佛教爭光，教化衆生之類的話？況且，我賦性又是那麼愚蠢，以為做和尚能夠唱得好「一心頂禮」，搖得好鐘鐺，就算是好本事。若是更能夠穿上黃袍子，搭起大紅祖衣，坐在高椅上，閉着眼睛，兩手亂舞，嘴裏唱着「哇，幹實囉」，那是一等最混的好和尚了。據說：我的師公，焙口放得括括叫，所以我那時會

要求他教授我，好使我將來也出風頭。可是，我們這位慈惠不過的師公微笑地說：

「你小小的年紀，就想做輕儇鬼子麼？我告訴你吧，文海，做輕儇是一件最失福的事情，而且既沒有什麼意思，又是非常吃苦的勾當，所以我不希望你在這應赴門頭立足。」

我驚異着問：「做和尚除了給人唸經，拜懺，施捨口，看死人之外，還有更好的地方可立足嗎？」

「是的，自然還有更好的立足地！你要曉得，出家人是佛的弟子，要研究經教，宏揚佛法，教化衆生，做一位出類拔萃的大法師，方是我們做和尚的最好的立足地。故我想待兩年給你受過戒之後，送你到浙江，平湖，寶塔寺佛學研究社，跟式海老法師去學問。」這是我在十四歲，秋天的話，光陰易過，轉眼已過了新年；又轉眼已由國清寺求了戒，回到蘇州；又一轉眼，我已在小湖，佛學研究社裏隨着同學們，讀初中的論說文範了。這些往事，回憶起來，如在目前。

我們出家人，有兩種極壞的弊氣；有一種人，帶了一個小和尚，真好比俗人在六十歲時得了兒子一般，溺愛得

了不得，總不捨得他離開自己身邊一步。還有一種人呢，雷小和尚如奴隸一般；要他給自已打面湯啦，倒夜壺啦，擦水煙筒啦，通大煙槍啦，還有掃地，抹桌，搬柴，燒火，自然也是他做的事。如果事情偶然做得不好，或師父自己心裏不爽快的話，則小和尚的頭上隨時有吃傢伙的可能。如果有佛事，小和尚也可以湊湊人數，但辛苦的是小和尚，錢，却是歸於師父的。有了一個小和尚，既可以賺錢，又可以做事，何樂而不爲呢？而我的可師公却不是這兩類的人，他雖然歡喜我，却不是溺愛我；雖不是溺愛我，却又不以奴隸看待我。他的眼光遠大，他的思想純正；他所以能捨得把我送去求學，想把我造就一個有用的僧材，這可見他的見識多麼高超？同時，也可見得他是多麼地期待我和愛護我了！

誰知現在的我，既不能作佛教有用的人材，而且遠處他鄉，在師公瀕留的時候，不能夠唸一句阿彌陀佛爲他送終，這實在做了雙料的不孝人，九泉有知，定要含怒；而亦師友們所以吐棄我，不肯給我一信者也，我怎可怪人呢？

幸虧尚有一位聲音師兄想到我，告訴我「可師公在今

年二月初六日仙逝」的信息。但我覺得師公之死並不必悲痛，因為「死」這一條路任何人都逃不過的；而況眼前世亂紛紛，真有「生不如死」之嘆！又况師公的年事老邁，功德圓滿，定到淨土的七寶池中，坐在香透心脾的上品蓮台上，親聞彌陀說法，悟無生忍。而另一方呢，師公是江浙當

## 書城漫錄

### 九

佛陀爲無上醫生，其教化衆生之方法爲「觀機逗教，

應病與藥」；故經義中往往似多自相矛盾處，實則明眼人觀之，無不「隨之是道」也。如楞嚴經中佛陀曾痛斥阿難以「一向多聞」故不免摩登伽之難；而諸法集要經，則又極讚多聞。如云：「引發菩提心，多聞爲最上。若習近多聞，樂欲修正慧，當以身語心，尊重恭敬。若樂多聞者，善住於法性，堅固勤修作，能越三有海。若人有多聞，則具諸財寶；無聞雖富饒，愚憊同貧窶」。故學佛者，當知法無定法，愈病者良。更宜多聞經論，窺其全體大用。若「淺嘗輒止」，或「得少爲足」，鮮不「執藥成病」，自招謗法之

代的名德，自然有很多有名的無名的人爲他痛惜，爲他流淚！而我現在所悲痛者是我自己，因爲不能夠作一個佛教有用的人材，辜負了師公期待我的熱望，並他一生愛護我的大恩也。噫！

卅一年中秋後四日書於讀信之後。

(續)

玲 琅

愆矣。

### 十

偶閱甘地自傳，覺其以宗教之精神，行愛國之運動，苦心孤詣，前無古人；其最難能可貴處爲「克己」與「愛」。如云：「我一般的經驗使我確信，除了真理以外沒有別的上帝，而實現真理的方法便是唯愛」。又云：「只有完全實現了唯愛的，才能完全體認真理」。又云：「若要與瀾宇宙的真理的精神面對面的相見，我們就必須受受造物之最卑微者，如同愛我們自己一樣」。又云：「凡以爲宗教與政治沒有關係的，他們只是沒有懂得宗教的意義」。又云：「征服酒廠著的慾念，比用武力征服世界難得多」。又云：

：「我必須把我自己消失至於零度。一個人若不能自動地在同類中甘居末位，就不會得到解脫，因為唯愛是極度的自卑」。似此崇高偉大思想，益之以至誠不倦之行動，宜乎風靡全印，使狡跡之英帝國主義者，為之束手無策，新

## 廈門佛教之透視

在劃時代下的廈門島，不論地理上，文化上，都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大有舉足輕重之概，誰都知道的，在海禁未開的時候，它是文化幼稚，交通不便的地方，在歷史上很少產生過偉大的人物，這四面積九十多里的孤島，生來缺少自然美的點綴，在習慣上，又具有拜神拜鬼的遺風。同時，在一般弘法利生的佛子，也脫不掉惡習，一碟地給人家超度亡靈，整天鑽在經懺圈中討生活，奇形怪狀，符竹難齊。這是佛教徒自身沒有良善的教育，究實其係受到社會人們信仰太過複雜的緣故！

但是，時代革新，潮流激盪，社會人們的思想逐漸進化，佛子的生活也感到相當的枯燥，於是一般具有時代覺醒的先覺，咸認為如果長此以往沒有良好的方法，廈門佛

誠莫合於佛教之實行六度之菩薩行，非具紳凡夫所能盡其項背者也。予謂任何青年，不可不讀此書，以為進德修業之一助也。

### 開通

教的前途，就將不堪設想了。因此，一般具足道心的大德們，遂必把各地良好的行為制度，儘量地採用實行。到了這時廈門的佛教，的確地從根本上改換了一個面目了！

不久，在「僧伽非受教育」不可，和「制度非加革新」不行的口號下面，華南佛教最高學府，唯一鑄冶僧材的閩南佛學院，就在這小小的孤島上發動它的偉力了，它養成很多僧材，散佈在各地，替社會轟々烈々幹着一番新事業。替廈門的佛教着實爭了不少的面子，由此看來，可知道廈門佛教，在這十幾年來要算是處於一個極發達的時代，這個時代，也就是廈門佛教在歷史上不可磨滅的黃金時代！不過，在此我們還覺有點最大的缺憾，就是一般同胞的心理，還沒有切實的了解佛教的平等主義。唯其如此，

所以行爲上的不能互相信用，也是無可諒言的，這種弊病，是產生於思想上的不融合，應該根本的解決，在行爲上絕對要合作起來；在思想上的尤其不能使它有了隔膜。對於佛教人材的缺乏，凡所要辦的事業，都未能儘量去發展

## 與禪友的一封信

了明

某某道友：

來函已收，請放心勿念！你信中說：「於上月二十過了金山禪堂，飲食起居，一切都好；就是有一件事無法過止它——雜念——不停。」

在上殿過堂行香出坡的動中，還不覺得甚麼；可是在三板一鐘或是三槌棍子敲過止下靜來，不知從那裏來的魔王（雜念）四方八面的向我內心襲擊，從來沒有安逸的坐過一枝香，至此才實驗到大醒法師詩裏「息慮才知妄想多」的一句。

我有時也會起來抵抗過，惜乎得不到良好的利器（方法）結果都是被雜念的魔王勝利了。現在請你教我一個制魔的方法！

確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情，因此在任何方面都沒有更進革新的發達，假使我們棄除私見，再舉策羣力繼續地努力下去，相信廈門的佛教是會更較以前開出燦爛的花兒的！同志們，努力吧！

說來慚愧，自己還是個終日在妄想裏討生活的曹者，那裏有甚麼方法教人。既蒙不棄，我只得糊寫幾句給你作個參考。

參「念佛疑難」父母未生以前的我」是不是除妄念的方法？是的；不過在去聖時遙的今日，末法時代的我們，全靠自力是不夠的（指參禪）必須要假佛力，或大菩薩力，方可達到除妄的目的。

禪堂裏不許念佛，不准持咒，不准……祇許參禪，那你又有什麼方法去借他力來修持呢？我想，你要有這樣的疑問吧？你要知道，禪堂裏的維那班首未必有他心通啊，他們既沒有他心通，那末我的心識要做甚麼未嘗不可，坐在那裏不出聲念佛，持咒，誦經，維那班首能知道你不是

在參禪圖來干涉你嗎？我敢說決沒有這樣的事。

以我個人的經驗，住禪室要有兩種方法，才能免不招魔的危險，雜念的擾亂：

一、坐香的時候，心裏默持大悲咒，或誦經亦可。要似乎內心有聲音發出，耳根還要似乎一字一句的聽得清清楚楚才好。我想人祇有一顆心，如果你能這樣做，心力全用在持咒或誦經上面，試問雜念又從何而起？假使你覺到有雜念生起了，那你內心默念的功夫定然是不存在，這時火速的提起前念，妄想自然就不能立足了。能這樣的長久下去，不敢說得到大好處，至少靜中的雜念要少一點，坐下來決不會覺得香長難坐。

二、在行香的時候，或是上殿過堂空際的當兒，以及出坡做雜事行路等等，宜乎默持聖號為佳。尤其是在四睡的時候，雜念紛飛未睡之際，要默持聖號，趨除雜念，一直默持到昏然睡去為止，能够在睡夢中還持着那是更好！至於問我為甚麼行動時單持聖號，跏坐只持咒或誦經是什麼原因？我也有我的理由：要知道，在行動中假使不默

念聖號而默持咒或誦經的話，我想決不能如法不錯地由頭默持到尾，與其持不如法而念錯的經咒，不知持一句如法而又不曾念錯的一句聖號為妥當，功效也未見得不及念錯不如法的經咒，所以我主張修行人在行動中用功夫以持一句聖號為適當。跏坐時持一句聖號也是很好的，因為你要驅除雜念，使妄想不能有空隙可入，則宜持咒念經為最有力，甚麼緣故呢？默持一句聖號，不是沒有克制雜念的能力，不過在初下手工用的我們，單默持一句順了口的聖號，不惟雜念仍可生起，同時也易起昏沉。默念經咒則不然，因為你默持一遍經咒的時候，假使不專注經咒中的文句和義理，當中必定要念錯的，你的心既要專注經咒中的文句和義理，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的怕默持錯了，那末雜念從什麼地方生起呢？昏沉我相信也無間隙可乘了。所以我說在靜中宜乎持咒念經也就是這點，不知道友以為如何？祝恣得大自在！

——八月廿九日寫在國院南齋——

## 病與健康

清慧



在二十世紀今日的人民，可以說沒有一個人不講求衛生，除了未開化的野蠻人不在其例。

講求衛生的目的，無非是求身體上得到健康，沒有病魔來攪擾，能夠使壽命延長些罷了。

可是古怪得很，從前人不講衛生，年齡大都過到花甲外才死。就拿顏子來說：他是三十二歲死的，人家還稱他是個年亡呢！——我記不清是什麼人的詩上還有一「顏回四八少年亡」的一句；但在今日我恰從沒聽到過三十外歲的人死了稱少年亡的一句，這是什麼原故呢？從前人不但不講衛生，連什麼衛生學，衛生局，西醫，醫院……這些名稱也沒聽說過；而那時候人的健康，我想未必不如現在人的

身體，這又是什麼原故呢？

要知道人們的病源，不是單靠講求軀殼上的衛生而能得到健康的體體的。當進一步審議現在人的心理和慾望，與古人是否相同？便知道從前人的健康與現代人的健康區別點所在了。現在的人都注重在形質上的健康，而把心識上的大病忽略了過去，誠為可嘆！

知道這種大病的人，除我佛教中大德，鮮能知者。能治這種大病的人，唯推我大覺世尊的一切教法；可是沉迷慾海的苦惱衆生，誰又知道佛法是真正除病健康的一服良方呢！

## 小鮓回家去了

洗心

小鮓靜靜地躺在一個團團的竹籃上，茫然地瞪着眼睛，一動不動；不，有時候他也努力地撥動着尾巴，表示無用的掙扎。

他想，與我同時落網的那些朋友，現在為甚麼都不見了，他們都到那裏去了呢？是不是都和他們底母親一樣，

被一個凶橫的僕婦，用兩個指頭，捏着他們底兩腮，帶回廚房去用廚刀剖開了肚皮，拿出臟腑來洗洗乾淨，拌着油鹽煮熟了，做了大人，先生，小姐，太太們的下酒物了呢？可是，僥倖得很，這次他底母親却沒有遺殃。但是，她知道了她底兒子已經落了網，他是永永地不能夠再回去了。

，她就要怎樣地傷心，難過呢。因為天下的母親，沒有那一個不愛他底兒子的啊。他雖愈想愈着急，愈傷心，却愈沒有辦法解救自己。

太陽已經歪到西邊山上去，靜姑才匆忙的走了來。

她邊走邊想，時間這樣遲了，假使已經賣完了呢？這件好事不是做不成功了嗎？早晚得不要和春兒底媽在那裏沖那麼久的壳子了，她開始責罰自己起來。

于二懶懶地從地上站起來，一邊整理着扁担繩子，一邊自語道：世界亂了，人心壞了，做好事的人也少了，如果在前幾年，逢着這樣的日子（四月初八日），那怕挑四五十斤來，一清早就賣完了；今天却只挑了二十斤來，賣到太陽將要下山了，還剩着這許多，真是李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轉瞬之間，靜姑已在于二眼前了。

「于二哥！靜姑善意地問：「你這幾十條魚，是死的還是活的？如果是活的，要賣多少錢呢？」

「原來是活鯽魚，隨便把幾文就是了。」

「那麼，三塊錢好嗎？」

「其實是不夠，不過好事也不能讓你一人做了，還是

大家分分罷！」

「喂！于二哥也發起好心來了，真是天曉得」。靜姑帶笑的說：「你現在還賭博嗎？你對你底老母還是那樣虐待嗎？」

「不，自從那次輸了錢，被人家把衣服脫去之後，我就發誓不賭錢了。對於老母，我現在是把所有的錢，都拿去供養她了。」

「這才是好孩子啦」。她說着，提着魚籃往河邊去了。河水什脈脈地流動，河底兩傍，長着一排排地柳樹，細長的柳條，被微風一吹，都婀娜地搖擺着，像颯颯地舞女底裙。鳴蟬在抱着樹幹奏牠底哀曲。草兒也藏在樹枝下搖頭。靜姑檢一個乾淨的石級坐了，開始用手將籃裏的魚一條條地往河裏放，小鯖是最後得到性命的一個。

他本想馬上就跑回去見他底母親的，因為他母親這時候一定很想念他，但是他想，我不應該忘恩負義，我應該向我底救命恩人行過謝禮，才能回去。他於是馬上回過頭來，對靜姑說：

「謝謝你活命的大恩呀！」一次點點頭擺擺尾巴。

「祝你永遠地健康罷？」二次點點頭擺擺尾巴。

「再見吧，」三次點點頭擺擺尾巴。

於是，小鯖回家去了。 三一，八，二八。

小 說

## 她的勝利

續第七分

◀ 儂癡 ▶

葉梧貞略談淨土法門

(參看本刊第三卷第一、二、三期)

——據說有一位老太太，很相信佛教，一天到晚手裏拿着念佛珠子，嘴裏一刻不停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至誠得非常。

——她有三個兒子，那最小的一個，年紀也已十五歲了。他在高小裏已畢業，升到一個基督教會所辦的中學校裏去讀書。不到半年工夫，他的腦袋裏，整個的裝滿了耶穌的新思想。於是，他覺得這世界上除了耶穌自有道理之外，其餘宗教都不值一顧；其中他認為最迷信的算是佛教。可是，自己家裏，却擺着這位十足道學的佛教徒，這祇少是一種丟臉面的事情。但是她又是自己的母親，待自己又是這樣地親愛；不然的話，就是用激烈的手段對付她，阻止她，看牠有什麼法子？無奈她究竟是自己的母親呢，還有什麼辦法？他這樣的用了半天思想。但他到底因為讀

過幾年書，頭腦似乎比別人靈動些，居然被他想到了一個法子。於是，就從那天早晨起，實行他的計劃。

趙女士說到這裏吃着香煙，又故意地用指頭彈着煙灰

陳維新說：

——他的計劃這樣呢！

趙女士一面得意地笑，一面說：

——陳先生總是這樣地急性子，人家已講了大半天，也不曉得倒一碗茶來給我潤潤嘴，且連香煙都不讓我吃一口，真太不客氣了！

陳維新連忙抱歉地說：

真對不起，我給你倒茶吧！

說着，就去提了茶壺。趙女士連忙起身，搶着茶壺說

——陳先生不要認真，我是說着玩的！你真的給我倒起茶來，豈不使我折福死！

——啊！趙女士不必客氣吧，我們的維新兄給你倒的茶也不是今天第一次，你並沒有折什麼福，而且，這兩天來，似乎還比從前漂亮些呢！

這是王佩元故意說的挑撥話，好使葉梧貞和陳維新發生誤會，破壞感情。

陳維新對着妻子面，總覺得不好意思，於是連忙辯護說：

——佩元兄，你不要胡說八道吧；客人到了家裏，應該盡一點東道之誼才是！

——是啊，應該盡一點東道之誼，不過倒一碗茶就算盡了東道之誼了嗎？這樣似乎太便宜了東道，同時却太吃虧了客人呢！

張福偉用嘻皮笑臉說：

葉梧貞早看透了他們的心底，同時覺得自己男人的那種態度很不以為然。她想：「怪不得他近來坐在家裏如坐針氈，原來他……」

——啊！你們不要開玩笑了，還是讓我把故事說完，我們還來得及去看第二場電影呢！

趙女士見葉梧貞的面色並不怎樣高興，故正經地說。

陳維新眼睛看着自己的妻子，嘴裏說：

——趙女士，你說吧，他的計劃到底怎樣呢？

趙女士說：

——他的計劃真妙呢！他就以母親唸阿彌陀佛的法子來唸她。他除了到學校去之外，在家中則一刻不停地喊着「媽媽！」「自己轉一回身媽媽！」「回一才頭媽媽！」「見到母親媽媽！」「未見到母親又是媽媽！」「他喊「媽媽！」的聲音，比他媽媽唸佛的聲音至少高過兩三倍。起初她以為自己的兒子忽然對自己親熱起來了。還覺得高興。到了第二天，她覺得兒子已有了神經病了。所以不理睬他。到了第三天，他更喊得起勁，甚至放一個屁，也連連地喊「媽媽！」於是他的媽々實在忍不住了，扳下難看的面孔，罵了他一頓。可是他的兒子却反笑嘻嘻地說：

——「媽々！我只喊了你不到三天工夫，你就動氣了，那末！媽々天天在這裏喊着阿彌陀佛，難道阿彌陀佛不動氣嗎？」

——他這幾句話把媽々問倒了，半晌唸不出一句佛；後來他覺得兒子這句話實在有道理。於是，她就從那天起，停止了唸佛的工作，跟着她的兒子吃耶穌教了。

這時大家都有得意的大笑。張國偉連忙在自己的插袋裏取出香煙，先遞一枝給趙女士，並代她擦着自來火說：

——你講得很辛苦了，請吃香煙吧！

趙女士站起來，先說了一句：

——謝謝！

然後微低下頭，吃着了香煙，仍然坐下。面上現出得意，驕傲的樣子。

當大家笑時，葉格貞也跟着微微地笑；且點了點頭，並不說什麼話。大家以為她一定也被這個故事感化了，心中很高興。陳維新更高興，以為一她如果停止了唸佛和看經的工作，則兩人雙出雙進，或到卡爾登看電影，或到一品香吃大菜；或招幾個朋友打打麻雀，或到爵祿飯店跳跳交際舞，這才顯得我是葉府上的大少爺，同時也不冤枉自己從前追求她的一番苦心！」葉格貞待大家的笑聲少停了，靜靜地說：

——那個小孩子的計劃的確不錯，他這樣的喊着媽々，

就是我做他的母親，也一定要動氣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是具縛的凡夫，明白地說，那老太太是有火性的人，而這個兒子又是特別地裝着滿肚子的惡心曠心的火，這樣，自然一碰就燒起來了。這好比一個是枯柴，枯柴裏更原來具有火性，現在再碰到烈火，怎麼不燒起來呢？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烈火碰到一桶水，則不但不會被燒，而且失了牠的自性作用。

——阿彌陀佛乃是位證極果，智德圓滿，斷德究竟的人；他永遠沒有一絲一毫的火性。他所有的只是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之心，時時刻刻的憶念着我們苦惱的衆生，猶如慈母憶念兒子一般，只要我們也能夠憶念他，他即無量歡喜，即放無量光明來照護我們。他絕決不會厭惡我們念得太多了，有一種動愛心。

——至於我們能夠唸阿彌陀佛的人呢，他一定先有了一個「信心」，纔肯志誠地稱唸。就這一個「信心」，好比一顆明珠，她自性清涼，且能辟除一切煩惱之火，又好比一顆水清珠，能澄清濁水。我們能唸阿彌陀佛，即是用這「信珠」來辟除煩惱之火，同時澄清自己心地上的濁水，澄清之復澄清之，澄清到一塵不染，萬緣俱寂的地步，則彌

陀之佛月自現；因為我們信佛是宜業清淨，唸佛是口業和身業清淨。以我們清淨的三業，感召阿彌陀佛的圓滿三德，心與佛融，即心即佛，即佛即心。故觀無量壽經裏說：「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所以古人唸佛唸到一心不亂的時候……。

這時候忽然走進一個人來，打斷了葉梧貞的話。房中除王佩元外，大家都起身歡迎；不用說，這自然是王佩元的妻子錢女士了。她堆滿了笑臉說：

——各位請坐，不要客氣，我們都是自己人！

她又過來，特別和葉梧貞握手：

——我這幾天不知忙些什麼？沒有來給姊姊問安。你這幾天唸佛，看經，辛苦得怎樣？

葉梧貞很歡喜的說：

——唸佛，看經是沒有什麼辛苦，唯不能常常到姊姊家裏去問安，倒是很抱歉的事！

錢女士說：

——啊！我們都是自己人，何必這樣客氣？不過你姊姊天天悶在家裏唸佛，看經實在太辛苦了！

——唸佛，看經，這兩件事在別人或者以為是很辛苦的；但我覺得是兩件極快樂的事情。我們做人，終日奔奔

波波，心為形役，形為心役，跑東走西，到此所為何事！何如放下一切，坐在家中，無掛無礙，無得無失；安閑自在地唸佛，看看經？古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白玉堂」，姊姊，我告訴你聽吧，我們能唸佛，能看經，不單將來能到達極樂淨土，享受不生不滅，清淨寂靜的妙樂；而眼前已獲得了清涼自在的兌現，不知要勝過於住黃金屋和白玉堂幾十倍呢！

錢女士說：

——姊姊把唸佛，看經說得這樣地好處，真把我的心底說得癢癢的。經，我知道自己是沒有福氣看的，即看也看不懂；佛，我倒只是想發心來唸。

葉梧貞聽了她這幾句話，真好比得到異性朋友的同情的安慰，有說不出的快樂；於是，不期然而然地又握了錢女士的手說：

——姊姊如果能發心唸佛，真使我萬二千分的快樂！不過恐怕王先生不許可呢！

——有什麼不許可？這是我的自由！我的身子雖然嫁給他，但我相信我的心還沒有失去自由呢！

王佩元笑着接去說：

——你能發心唸佛，我也歡喜；可是，我每天吃的肉，你還得替我買才是！

張國偉搶着說：

——國偉兄！還有一事，你也須先向尊夫人聲明呢！

——什麼事？還有。

——自然還有比買肉的事更重要些！

錢女士微笑着，挽了趙女士的手，向張國偉嗽一嗽嘴。吧，我們到裏面有事去。

對葉怡貞說：

——姊姊！這捉狹鬼老是不說好話的。我們不要聽他。

三人可牽了手，出了書房。

——本分已完，全書未完——

## 略談當來彌勒佛的由來

曙

寺廟門口所供奉的一尊佛，人人都知道是彌勒佛，但是你問這尊佛的由來和這三個字的意義，恐怕是百無一答。舊曆正月初一日，就是這尊佛的聖誕，我在慶祝之餘，想像到他老人家慈悲的容顏，見到我們就要微笑！替我們不曉像有多大的因緣。他老人家既和我們有很大的因緣，那麼我們就要認識他的由來和名號的意義才對，所以我把這兩點意義寫在下面，告訴讀者們：

彌勒佛，姓阿逸多，（印度語）華譯為無能勝，就是他的功德智慧無人能勝比的意義。名彌勒，（印度語）華譯慈氏，因為彌勒佛在過去世曾修慈心三昧，故名慈氏。（有說阿逸多為名，彌勒為姓，佛，（印度語）華譯覺者，就是覺悟一切眾生之義。他產生於南天竺的迦羅門家，將來要紹釋迦如來的佛位，現在實為補處菩薩，我們稱他為佛，是指的當來下生人間作佛而言的。如來入滅的時候，他就棄了人間生到兜率大的內院去教化諸大菩薩了，經過五十六億七千萬年的時間，才下生人間作佛。在華園林的龍華樹下分三會說法，我們現在能夠真實發心修學佛法保持不墮落，將來決定可以加入龍華三會開法，得證道果。

我國在五代梁時，明州奉化，有一僧布袋和尚，自稱契此，身體很肥胖，蹙額滿腹，像很解脫的樣子。他平時出言無定，有時又號長汀子，常常荷着一個布袋，到街市裏，看到人家不論什麼東西都要乞化，他化到東西就放到布袋裏不管什麼。一天，有一僧人在他前行，他在後面拍着那僧人背喊着：「乞我一文錢」。那僧人回答他道：「道得即與，他聽了就把布袋放在地下，又手直立着。保福和尚有一次問他：「如何是佛法大意」。他還是不答，仍舊把布袋放在地下，又問他着：「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他又是不答，負着布袋就走，他將入滅的時候說了四句偈：「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當時人聽了這偈才明白他是彌勒化身。現在寺廟口口的這尊像，就是依着他老人家的化身而塑的，手上還是抓着布袋。奉化雪竇寺現在還有許多的遺跡，太虛大師曾經住持該寺，又加以一番的整理，已不讓四大名山專美了。

我希望讀者們把我這點微意，拿去告訴親戚朋友們，教他們見到這尊佛就要恭敬合掌禮拜！這是我們當來的導師。

閻 學 園 地 院 僧

禪

遠明

禪之一字，係梵語之略稱，具云應為禪那。禪那唐言靜慮；靜是寂靜，即是定的意思，慮為思慮，即是慧的意義；合而言之，即是內修之工夫上，能達到定慧均等的時候，即謂之禪！

唯定有世間定，有出世間定；慧亦有世間慧，及出世間慧，泛言之，例如天定勝人之定，即是世間之定；幼甚聰慧之慧，即是世間之慧；如來一切時一切處無不在定之定，即是出世間定；以般若慧而照了之之慧，即是出世間慧；唯此為元素之定慧，有世間出世間之故，所以組成功之禪那，遂也有了世間與出世間之分別；世間禪即是通常所謂之四禪八定，出世間禪即是如來禪與祖師禪。

四禪八定，一則因為是老僧常談之法，比較不知道的入很少；二則因為是時常求法，殊非當機；即講之玄玄，

聽之妙妙，究竟獲益也是有限！所以在這裏姑且從略。如來禪與祖師禪，倒不可不說：因為不論你悟超也好，直道也好，皆與人生有莫大之關係！

在欲明瞭如來禪與祖師禪之先，必須出禪之體；此體云何？誠為不可思議！所以名之為禪者，是猶老子所名之道。老子所名之道，乃是違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以名之，強名之曰道。今佛所名之禪，亦係禪可禪，非常禪，名可名，非常名，無以名之，強名之曰禪。良由此禪之體，念不可思，口不可議，而眾生又舉念即思，開口即議之故，世尊乃不得已而方便宣說，此體名真如。此體名法性，汝等眾生，應如是修習作證！使眾生由如是而證此體者，是即謂之為如來禪。然亦有根器較厚之眾生，如來觀機逗教，不假言說，或以一物作示，令對方能藉以頓斷思議所知，直接作証於此體者，是即謂之為祖師禪；如巖山會上拈花微笑者是！明顯以言之，如來禪即是教中禪，祖師禪即是宗下禪。

若單証如來禪而不証祖師禪者，其猶葉公之龍：何以歎？以如來雖是曲垂方便，在在善巧不錯，無如眾生習氣深厚，處處執着！譬如世尊說，當知離言說相，離名字相



，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即爲真如！而衆生不知因指見月，於是即拘泥此種語言文字；但至日積月累，功不虛棄，亦或得與真如作証；雖然，其必復思我今所証之法，非向如來所謂之真如法性者乎？如來所謂之真如法性，非即現今所証之法乎？所以然者，即係一往語言文字之習氣勢力！所謂「頓悟雖同佛，多年習氣深」。若使証祖師禪者，不立文字，不立語言，中間無此階段，不証則已，一証便是直截了當的推窗見月！這好像是同達上海目的地之一樣，一人已先將上海之境况，探聽於心中，謂上海有鐵道有汽車等等；一旦果至上海，必四思非同於我向日所探聽之境况乎？甚或未至上海而先見南京亦有鐵道汽車等等之時，則狐疑其爲非我向日所探聽之上海乎？若另一人，無此探聽，只僅受人之方向指示而已，其一旦果至上海，自無此種問題；且於半途中之蘇州無錫等地，亦少狐疑。怎奈當今衆生，根機太差，若不詳爲指導，作証莫由，此所以必須以明教爲急務者！然若因步自封，或執教以謗宗者，則又是一個門外漢的大錯誤！

推此如來禪與祖師禪，所以有此大同小異者，係據其

體而論：此體之最忌者，即是思議！思議之源，發於妄知；妄知之元素，有能知與所知之二種；能知即是能緣之心，所知即是所緣之境；能緣之心，有時亦爲所緣之境，所以有時，即僅以所知爲思議之代表。証禪之體，質言之即是要將此一切思議所知，斷除得乾乾淨淨，使之寸絲不掛，不復再有一塵之染便是！若如來禪者，係以思議遣思議，所知除所知，所謂「因言遣言」；若祖師禪者，則順其體性，不許思議，不立所知，行者一有思議所知之處，即便給以當頭之棒喝，下以惡辣之捷槌，勢必令其頓忘思議，斷所知，暗與體性融合爲期，所謂「一擊忘所知，更不加修持」者是！所以據體言之，祖師禪於如來禪要較爲直接優勝而高深！

或曰，証禪之體，須離思議所知，則前文何云禪之元素爲靜慮呢？又證此禪之時，既無思議所知，豈不同於木石一樣了嗎？對曰：易經有云，「無思也，無慮也，寂然不動，感而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即爲靜，感而遂通即爲慮，即此易經所謂無思之思，無慮之慮；無思之思，則無所不思，無慮之慮，則無所不慮；無所不思，無所不慮，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即楞嚴經中所謂性覺必明

！若必有思有慮，而始以其不同木石者，是誠大錯；殊不知有思則有所不思，有慮則有所不慮；有所不思，有所不慮，則有所不知；有所不知，即楞嚴經中所謂之妄為明覺也！此理就像吾人室中之電燈一樣；憑此電燈之光芒，本可以照得全室中無微不至之處，若將其光，忽過於一邊去，似乎對於這一邊是明亮了，可是恰忘記了那一邊，便成功了一個適得其反的反比例！所以為人，滿招損，謙受益，宜乎虛心下氣，萬不可自作聰明，為自所知所障，以為人愚我智，我巧人拙；須知愚夫愚婦之愚，及其至也，雖聖人猶有所不逮及；孔子此語，不可不信！

福體既屬無所不知，則即無所不具；是故作證之人，宇宙一己，法界一體，立化小我而為大我；視衆生之苦，即自身之苦，觀衆生之樂，亦同己身之樂；大慈大悲，從此而起，大喜大捨，由是而生；乃至廣行六度萬行，盡未來際，度脫一切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而亦不取衆生相等，莫不根於此點！故禪之一法，對於自利利他之關係

，頗為重大；實非消極，實非如一般社會人士誤認禪和子為飯桶者，所可同日而語！而此關係，亦非有絲毫之勉強雜於其間；何以故？以一切皆無我故！一切萬事萬物，皆一圓體自然之所覺知故！由圓體中自然而起種種不思議之業用故！亦即易經所謂「感而後遂通天下之故」！

禪禪之精神固如是，作用固如是！其有為人類謀幸福生存計者，當此劫火滿天，屍橫遍野，悲不忍聞，慘不忍睹之現狀下，奚非用此禪那大無畏精神之時乎？故我以為其屬佛教徒也好，其非佛教徒也好，祇欲有悲天憫人而匡時世之心者，總應來依此禪那之精神，發展其全體之大用，以冀挽狂瀾於既倒，築淨土於濁世才是！

閱此文，喜其能說明修學佛法之根本信解。今日禪宗多人領導，學者尤不易死心踏地做工夫；果能本此信解，深研各宗法義，於佛法體象中得到全部理解，然後能說能持；於建設現代佛教，實利賴之！

——枯木註——

## 學佛者莫食五辛菜

賢悟

五辛菜者，就是大蒜，蔥蔥，結蔥，蘭蔥，韭菜等五

種，因它有辛辣的氣味，——尤其含有充分的刺激性。

奇怪得很！學佛的人爲甚說莫要食五辛呢？根本又沒有殺生害命，傷天害理的慘事！

這裏，我們不能不知道！食五辛於我們學佛人有很大的過失，現在於佛經中所說，略有五點，茲把它寫在下面：

一，「生過」——現在過失也。五辛煮熟喫，能使淫火焚身，生嗔則瞋毒心容易增高，這要是會食過的人，而有冷靜的頭腦，自然一目了然。因瞋毒忿忿故，則能令人智慧遮蔽，愚癡增長；既斷慧心，則學佛何益哩！

二，「天遠」——天人遠離也。學佛人能宣說佛法，則龍天生歡喜，而護持親近；要是如果你食五辛之類，縱能宣說佛法，而講龍天八部，不但不敢聽聞你的正法，反而「退避三舍」，爲什麼？因嫌你臭穢哩！故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欲求三摩地，當斷世間五種辛菜……如是世界食五辛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仙聖，嫌其臭穢，咸皆遠避。」可見食辛不淨之可怕啊！

三，「鬼近」——神鬼親近也。鬼是一種最好腥臭氤氳之氣味的，——尤其喜歡居於不淨之處——要是聞到有辛臭之味，則皆近之；人食五辛，口氣常臭，則鬼近你的唇

吻，常跟隨着你，學佛人既和鬼同道，無殊生於鬼趣，若然，則學佛何益哩！

四，「福消」——福德消損也。食五辛人爲甚福德日消呢？因爲他不但不能與益者親近，反而與損者常趣，這就是無福德（遠離佛道）的人也。並且造諸過罪（淫慾，瞋恚……），長無利益哩。涅槃經云：「乃是食葱韭蒜薤，當生苦趣！」這也是苦趣呀！

五，「魔集」——邪魔俱集也。魔和道是不能並立的；道衰則魔入，道盛則魔退；尤其魔力比道力來得大的怕人，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是道力不堅固的話，可就爲難對付啊！學佛人食五辛，則使道力障礙，由是魔王則反賓爲主，而爲你說法，非毀禁戒矣！

因爲有前兩難過失的緣故，所以佛在當時很慎重的爲其弟子說戒，如梵網經第四食五辛戒說：

「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蔥，慈葱，蘭葱，血渠，是五種一切食中均不得食，若故食者，犯輕垢罪」。

佛又爲什麼要禁道戒呢？原來五辛雖說本性非惡，然因此可損威儀，可損精神，可障佛道，故佛道而禁之矣！末了，我們知道，所謂學佛者，即是修學佛的法，佛

法當然是以離苦得樂為宗旨的，既要求究竟，既苦提，則先要三業——身，口，意清淨，三業既淨，則「動身是佛，是佛是身」，何必要等入滅哩；要是三業中或一業不淨，則將於無益也。今食辛增加瞋恚，由瞋毒而生癡暗，則

## 學佛者莫食五辛菜

喜蓮

怎樣叫做學佛者呢？就是依佛之言行去修學的人。

釋迦牟尼佛在無量劫前修習種種難行難行之善緣道，功行既圓故能成就無上佛果。即所謂「因修萬行，果圓萬德」也。但他老人家慈悲心切，看見一切衆生在三界火宅之中受無量苦，爾自己不知出離。所以他轉自己所行所證之法門，一一開示衆生。我們只要依佛之言教去修持，那就個個俱有了生死，出火宅，而圓成佛果的可能。所以我們應當「以佛之心為心，以佛之行為行」，「上求佛道，下化衆生」，這樣才能運了生死的目的。

我們要學佛之行，但佛之行是什麼呢，直捷的說起來：佛說的一切的遺教就是他的行（因為佛必是言行相符的），所以我們要學佛之行的，對於佛的遺教——無論是誰

宣講不能清淨；淫火焚身，則身業不能清淨；口臭難聞，則口業不能清淨，既三業不淨，則非學佛者之所宜；欲教學佛之人，則切要莫食五辛，願諸仁人佛子共誡之！

戒是律，戒應當遵行無違，這才於學佛者的名實相符。

於佛教中戒，盜，淫，妄，等業因其顯而常言，所以人人皆知戒，然如不食五辛戒則常為一般學佛人所忽略，以其非是殺，盜，淫，妄，等根本惡業，故對此易生輕忽之心也。

今引經教說明食啜五辛菜之過惡，以引起學佛人的警戒也。楞嚴經云：「是五種辛，熟食發淫，生啜增恚。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疋居吻。福德日消，長無利益。修三摩地，善神不護。魔王得便，命終自為魔王眷屬。受魔福盡，墮無間獄」。讀上經的一段經文中看起來，吃了這「大蒜，葱蒜，慈蔥，蘭葱，蘆葱。」五種辛菜，轉有：一，生淫意，二，

天遠，三，鬼近，四，福消，五，魔集，六，墮地獄的六種過失。既違背了佛陀的聖教和戒律，再又招致種種惡果。所以我們若是要做一個佛教信徒，和名符其實的學佛行

## 學佛者莫食五辛菜

宗如

者，總不可食此五種辛菜而隨意去食。以免招致現生的惡果和未來墮落惡道之苦啊！

素月行空，光圓萬水，月之光也無偏，而水之印也各殊；海之月混，池之月清，江之月浪，湖之月淡，牛蹄之淨，長城之窟，所現之月也，則又異焉；月體何異？乃水有清濁之分也。夫諸佛妙體，圓光湛然，攝照法界衆生，亦猶月之印於水也，水清月現，水垢月黯，衆生之心性異焉，則佛光之攝照有偏缺；豈佛光不能遍照，乃衆生之心能感應與否也，牛溲血窟，而欲窺月清光，垢染之心，而欲佛光顯現，終不可得，故學佛者首當清淨三業，都攝六根，而後纔能復本心源，印顯佛智也。

然五濁世界，觸處垢穢，擾擾六塵，恆足染其身心，修業者當二六時中諦思周詳，凡足以亂心啓賢者，宜一概摒除之。戕身之賊屢多，不得其門奚入？今學佛者於佛說五辛戒多忽視之，以爲非關生命不妨恣意炒食，殊不知枝末小節，乃權輿之始，防漸杜微，固宜謹慎！五種辛菜

乃引三毒之媒介也。楞嚴經說：「若諸衆生欲求三摩提，當斷世間五種辛菜，此五辛熟食發淫，生痰增恚，如是世間食五辛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仙聖，嫌其臭穢，咸皆遠避」。若食之而生貪慾，則重業不淨；因之而起邪行，毀壞身根，則身根不淨；復瞋怒惡口，則口業不淨；三業不淨，萬障皆墮，如何藉菩提路乎？以臭皮之穢，盛臭穢之食，汗液外流，臭氣四溢，淨潔之人尙不堪此，況清淨莊嚴之三寶乎？內染其心，外垢其身，復穢其室，一異豈明，已被蒙蔽，又奚將與佛光交映哉？

必也，內淨其心，外潔其身，大而化之，一心清淨，則一切心清淨；一身清淨，則一切身清淨；根身器界悉皆清淨，人間淨土，當前是矣。學佛者豈能因五辛之食慾，而限區世之勝事乎？

# 正語

第七期

佛化家  
庭訪問  
團學藝  
股編發

## 我出家的回憶

聖緣

颯颯的秋風，疎疎的細雨。幾片枯黃的殘葉，蕭蕭地從樹梢上飄下，表示着秋天的淒涼！蟋蟀沒精打采底在那兒悲鳴，好像也在怨着秋之凋零！這種情況，最易惹起人的愁思，尋味。這時我偶然憶起了我出家那時底情形。

記得是在一個很暖和的春天吧，楊花似白氈般的鋪滿了地上，春風帶着百花開放的香氣，很柔和底送到人們的鼻端，頓使人感覺到春天的樂趣！這時我正在河邊捉着飛絮。我的母親忽然跑來喚我回去。我隨即飛跑而帶跳地跟着我的母親回去。這時家裏坐了一位我素來不認識的陌生人——算命先生，我的母親叫我把手給他——算命先生一頓看，他又向我的母親說了許多我不懂的話。當天晚上我

的母親就對我說：「我看你這樣常常底生病，今天算命先生又說你命華重，在傢裏恐怕長不大。我想送你去出家，好嗎？」我當時小小的腦筋裏聽了「出家」二字，以為是「出嫁」的意思，我就反問我的母親：「怎樣這我去出家？可不就像隔壁陳大姊坐着花轎去出嫁嗎？」我這句話一說，引得全家的人都大笑起來。我當時很覺得難為情，聽得我的話說錯了，細小的臉上頓時發了一陣熱烘。過了一會，我的母親對我說：「不是的，是送你到鄉村的一個廟裏去做和尚」。我聽了做和尚這句話後，我心內好像起了一種特別的快感。這或者是我的善根成熟了吧？繼續着說：「做和尚好呢，吃先成的，穿先成的！……享清福」。我當時

滿心的歡喜，我答應了我的母親，我願意做和尚。從那天起，我的腦中就印了一種和尚的樂趣，天天想做和尚，時常追問我的母親：「那天才送我去做和尚？」

不久我的母親果然把我送到隣村的廟裏。我的那個胖胖底師父，拿了一件和尚衣給我穿上，剃光了我底頭髮，這樣我就算做了和尚。

我的母親把我送到廟裏之後，她隨走的時候含着淚對我說：「你要好好的做一個和尚，不要學壞；不但你自己來世好，同時連祖宗都沾你的光，人家說『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要學好，我才歡喜啦！』」她說着流着淚，我看了她這樣，我不禁也辛酸起來。接着她又說了許多關於教師受友的話。就含着淚不忍分別而分別了。

我出家之後，跟着我的大師父過活，我的大師父的為人很剛直，可是他完全是一個不謹細行的人，早晨起來有時連臉都不洗，就提着小茶壺到茶館裏去，替人家理家務，（我們那一鄉的人家一發生什麼糾紛，都請他去調解，人家都稱他爲「和尚董事」。）夜裏有時到十二點鐘才回來。他每天早上教我一點經懺，第二天早上就要會給他聽，假使肯不出來的話，他就給我兩個耳光，那時我很怕他，

我天天把他所教我的東西念得很熟，不敢有點馬虎。我除了每天學習經懺外，並且還要做掃地，抹掉，倒便壺，刷煙袋……的工作，學了將近二年地經懺，把焙口，十王懺，五堂功課……學會了。我的師父又把我送進一家說熟裏去讀書。

在我做小和尚的時候，只有一件事令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當我才學會了金剛經的時候，我的師父就叫我到人家去念倒經，當時我雖深知師命不可違，然而我那一向怕鬼的心在狂跳，好像在說：「不可去，有鬼啦！」我又不敢向我的師父說我不去，我躊躇了好一會兒，但終於這樣的向我師父請求：「師父！我不敢去，我怕鬼！」他發怒似的說：「什麼東西啊，怕鬼！什麼鬼啊，和尚是吃鬼的飯，趕快去！」我當時滿心的懷疑，「和尚是吃的鬼的飯」，難道和尚是捉鬼過日子嗎？這個疑問時在我的胸中旋轉的。

不久我的三師父由嶺東學院寄了幾冊八海燈回來，我打開一看，內中有「僧青年應作工自謀生活」，和「僧青年應有的認識」兩文，我讀了這兩篇文章之後，我的疑問也解決了。那時我就深覺到僧伽的知識不可缺少，求知識的

靈敏心由此而生，時常想讀書，可是在那孤陋寡聞的鄉村裏，那裏能得到讀書的機會呢？

事真湊巧，隔了不多時，我的三師父忽然由廣東來信，說他不久要回來把我帶去讀書，我得到了這個消息之後，我「如魚得水」般的歡喜。過了些時，我的三師父果然由廣東回來，他說要帶我到嶺東佛學院去讀書。

我跟我的三師父到了廣東之後，正是嶺東佛學院宣佈開辦的時期。我讀書的慾望也從此就宣佈了失墜。我那時

內心的苦痛，真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的三師父他不但想不到我讀書的問題，他反把常任上的一部份責任交給我管理，這樣地空過了四五年，一直到去年我才得脫離了他的羅網。

光陰是風馳電掣的過去了，回憶我出家以來將近十年了，到現在還是「一事無成，萬行未修」。我偶憶起我母親對我說的那些話，我就覺得萬分的慚愧，我今後應當要努力底修學，以報親恩於萬一！

## 說一切愛聽的話與人聽

速醒

「教化一切有情，皆合同入平等性智」。這好像是軍人裡聽的口令：「立正！」「少息！」實在被咀嚼得如漿糊一樣。聽得不耐煩了。所以我們應當依從聖言隨順權威的來改換方針：說他們喜愛聽的話：——

一，菩薩設慰喻語。瑜伽論云：「由此語故，菩薩恆時對諸有情遠離憂憂，先發善言，舒顏平視，含笑為先。或聞安慰吉祥；或聞諸界調適；或聞晝夜怡樂；或命前進將來。以是等相，慰問有情。隨世俱轉，順觀人性」。我

們平常與人談話，好像也有這樣的步驟。近世很多人批評中國人接見客人的時間太不經濟，上來總是溫，寒，飽，緩的一大堆客套，好半天纔會走入正題。實則不然，這正所以顯示中國人的文明程度高尚，未曾預約却與我佛化導的謀略相等，佛法之在中國，機宜方面是何等值得慶幸呢！

二，菩薩設慶悅語。瑜伽論云：「由此語故，菩薩若見有情妻子眷屬財穀，其所昌盛面而不自知；如應覺悟，以



申慶悅。或知信戒開捨慧增，亦復慶悅」。這一節的意思，果若拿到社會上去向那些「囤積居奇」的商人和「積財千萬妻孥盈室」的大享福老們講，那真是「對症下藥，手到春回」！況且人總是貪心無己的，若再進論佛果的功德發財，他們那有不歡迎之要的道理呢？

三、菩薩發勝益語。瑜伽論云：「由此語故，菩薩宜說一切種種圓滿法教相應之語，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恆常現前以勝益語而為饒益」。當然的，我們要人這樣做的事情，決計不能持着人家的事情非我這樣做不可的態度去向人家講話。所以講話的時候可以「開門見山」，有時候的確不行。我們站在教化有情的立場上，處處皆要以引過為先決問題，可以為他說教，不妨就說；若是他們的程度未到

，不妨就說其他旁的。第一節中說的「隨世儀轉，順觀人性」，大抵不出此意。前面既經過懺問與開導勸喻的過程，與作文章的起承轉合一樣，經過了起承轉式以後，一定要合歸正題的了。所以現在第三步驟，理應說正法語，雖然係屬不信衆生，想亦未為遲吧？

現在，我有一個小小的希望——竭我之熱血誠懇的對一般無論是比丘衆，比丘尼衆，優婆塞衆，優婆夷衆，祇要是曾受過我佛教法的洗禮的，我統統地祝願他們隨便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甚麼場合所，總要效學菩薩這樣去實地的工作，盡我們的心力用誠實與和馴的態度專心致志的在機緣適合的地方工作。

同胞們！我祝願你們：不苟且不虛偽的這樣去做！

## 精進與懈怠

自強

「精進」就是很有勇悍的意思，它的作用能夠使我們做的善事，趕快做到圓滿的地步。我們不問修學什麼善法，都必須有它幫忙，才能很迅速的學到圓滿。「懈怠」就是很懶惰的意思，它能夠障礙精進的進行，能減少我們的善法

，增長我們的染法。「精進」與「懈怠」是百法之中五十一心所法的兩個心所。

我們無論修學那一種善法，都缺不了精進的這個心所，如果缺了，那麼就不會有圓滿成就的希望，站在精進心

所的前面，就是懈怠的心所，懈怠心所它是時時刻刻要破壞精進心所，精進心所也時時刻刻的防備它，不肯讓它活動。所以精進和懈怠性質是相反的，一個是善，一個是惡，它們勢不兩立，精進存在懈怠就無從活動，懈怠活動起來精進就要破壞。這個中間的危險性非常之大，你如果精進勇猛修學善法，假使在中途因循懈怠起來，則前面的善也就漸漸被懈怠心所破壞了，修學善法，真像逆水行舟一般的難，不能前進就要後退了；所以有許多人先是多麼的精進修學善法，忽然中途墮落了，以前的善法不但不能繼續修學，並且還要沾染許多惡法，這大概是精進和懈怠兩邊努力的關係，在法華經上佛曾經這樣說：我本來同阿難

## 佛教不是麻醉人心的鴉片

人會

一塊兒在過去的空王佛前出家修學佛法，因為阿難很懈怠，我常勇猛精進修行，所以我現在已成了佛，而阿難還在「我這裏做侍者」我們由這件事實上就可以推想到精進和懈怠的利害了。釋迦如來因為精進勇猛，所以很快的得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尊者因為懈怠懶惰，連羅漢的果位還沒有證得到，你看這相差有多麼懸遠了。

我們修學善法的人，大概是決定不能離開精進這個心所，又同時又不得不防備懈怠心所的攻擊，其實防備懈怠心所的方法是非常的簡單，只要精進心所不間斷的保持下去，那麼懈怠心所就無從發作了。

距離現在有二千多年前的印度，曾經降生了一位大覺能仁的王子，他從常寂光中所帶來的許多菩提種，在他的「圖音一演，異類等解」之下，而造成今日所有的三藏十二部不朽的聖教量，因此他也成功了一位世出世間的大覺者，這位覺者，就於今日全世界所崇拜的釋迦牟尼！

我們既然知道佛教的創造者是印度的那位釋迦牟尼，那末我們就應該了解印度是佛教的策源地。佛教在很久時代以前的時候，傳入了我們中國以來，於此二千多年的演變中，確實在哲學界內開了不少的燦爛花，這是我國學者所公認的。因而我敢武斷地說：中國是佛教的故土。再

說明白一點，印度爲佛教之母，佛教的發源是生育在印度；中國可爲佛教之先生，因爲佛教生長發展在我中國，我們既然知道佛教在中印兩大民族間有如斯的變遷，就深知我國民族對於佛教所有的認識了。

佛教所以健全，完全是應順各個人信仰的心理，民衆對於信仰心理的鞏固，就是佛教深入人心的特徵，也正是顯示着佛教作用的偉大；心理上的歸命，勝於形式上的屈服。所以現在有許多宗教領袖，利用其信仰以助威嚴，各國的政治家利用此信仰籠絡人民而想擴大版圖的野心，他們以聰明伶俐的手腕，利用着宗教——如耶教回教等——的信仰而爲買賣人民的工具；然而佛教不受任何人之利用，佛教之責任，乃是利人濟世——慈悲——光明磊落之主旨。

## 現時代下的僧青年

嵩巖

我是一個處於學僧時代的僧青年，理應埋頭苦幹的研究學問，可是我的身心近來有些異樣了，終日無憂無慮像處在一個樂園裏度着安閒的生活一樣，什麼事情都與我似

佛教爲我國四大宗教之一，凡一宗教的建立，完全是信仰心理的驅使；人們所信仰的某一種宗教的觀念，是由神想求安樂解脫，而佛教之產生，乃是應順當時環境之需要，人們在身後放逸不羈，雖有法律限制；但是在心理上起了種種不正當的思維，或遺無端而幻想的罪業，法律雖是怎樣的嚴明，但對於人們心理上的判制，是無法可定，唯有佛法是改良環境拯救人心兩大具備的功能。我雖不迷信，但，所謂冥冥中有人在（？）何謂「人」？唯識家說得最好，心也，境也。我們凡事不去蒙蔽了良心，同時更不在心外之境上造諸惡業，則我們心理上之趨向，必至善道，而生善果，如斯功能，乃佛陀之法雨潤注之所致也。

因此，我們明了一切，知道它——佛教。不是麻痺人心的鴉片，而是改造人心的甘露法澤。

乎總不關心，尤其是站在學僧地位而怕寫文章，有時達到作文或期考，那是沒有辦法推托的只得絞盡我的腦汁來說出幾句無聊的無所謂文章以塞我的職責，一個處於學生時

代的青年怕寫文章這不是一件新聞嗎？這也難怪，因為我一向過慣了這養尊處優的生活的原故。但是如果有人寒不時的鞭撻我，刺痛我，我也不是個生來無用的東西，也會振作起來的，這次「正語副刊」的編輯法師，他幾次地鼓勵我，叫我寫一篇文章，若就我們佛教徒的立場上來作想，應該要行行法施，來喚醒人心，這是理所當然的，可是以我道毫無基本金——學問——的商人，又從什麼地方發貨呢？當我握着這枝秃筆要寫時，即深深的感覺慚愧起來了。

在現在佛教已經衰敗到了這個地步，國家的生存也危險到了萬分！時局的變化，人心的不安，更一天深刻一天的在那兒轉動着，我們僧青年處在這現代環境之下，應該怎樣地樹起高杆築起堅固的堡壘來振興我們的佛教，教人民於水火之中呢？這是當前佛教徒的急務誰也不能推委的事實。

照我的眼光看起來，現在正是我們宜揚大乘佛教的時期到來了，我們從時局的轉變而觀察到人心，的確是很需要佛教來挽救這已倒的狂瀾。近來人們受着環境的驅使，思想也就一天一天的維新，你看創造出來的科學，不是便

利人的福音，供給人的享受，他們完全是利用科學這東西來爭入權利，奪人土地，致人死命，因此人說科學萬能，我却說科學是萬惡！我并不是勸人開倒車，我是不贊成這發明科學來殺人。

除此我們再看看每個角落的人民，無不像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因為在這世界變亂的過程中個個都像驚弓之鳥，失掉精神上的安慰。佛法是救世的阿伽陀藥，如果我們在這時候以佛法的「無我」「無人」的大乘真理向他們宣揚，喚醒他們的迷夢，使他們心坎裏得到一線的輕快，那就功德無量了。可是這種偉大的責任在現在應該要誰來負擔呢！那就只有我們現時代下的一般僧青年來負這種偉大的責任了。

過去的已經死了，或者老了，未來的尚在娘胎中，我希望現在的我們青年僧能夠從實際的工作去進行宜揚這救世教人的佛教，將關在箱子裏，鎖在櫃子裏，藏在山林裏的十二部法寶搬出來，喚醒人們的思潮，撫慰人們不安的亂心，趨向於佛法的正路上去。這種重担只有希望我們現時代下的僧青年來負起這切實的责任努力往前幹去！同學們！努力吧！因為利人就是利己。 卅一年九月三日。

# 會務報告

## 大乘佛教會廈門本部大事記

慧音

一、夏季奉茶於七月一日開始，計市內設置奉茶亭四十二處，鼓浪嶼六處，每日分上午八時，上午十一時，下午二時爲配茶時間，鼓浪嶼由舢板載運，對於每個茶亭用五彩色特書，關於和運及佛教警世語等之標語顯錄於下：(一)滄海橫流，只有我佛堪砥柱，人天浩劫，惟憑大覺可挽回，(二)飲此清涼水，頓消百病，學得大乘法，可見二天，(三)欲得國家繁榮者，須將佛法推行，成佛作祖，無非盡忠盡孝，(四)爲鬼爲魅，俱是逞奸逞邪，(五)佛教徒加緊團結起來，驅逐侵略東亞一切怪物，(六)信仰佛教，進行佛法，可以消除千災百難，(七)紅羊浩劫，惟佛力可以打消，和平樂土，惟佛力始能建設，(八)以大慈悲心，擁護東亞一切被壓迫民族，獲得真實解放，(九)中日親善合作，是復興東亞基業惟一捷徑，(十)勸勞耐苦，突破時艱

，克己愛人，貢獻公益，(十一)禍福無門，惟人是召，作善福來作惡禍到，(十二)佛光能徹照一切黑暗，佛力能扶持萬家苦難，(十三)遵守我佛戒殺信條，擁護和平建設，(十四)英美是世界公敵，佛教是萬古師表，(十五)遠水難救近火，遠觀不如近隣，以其交遠，不如親近，(十六)欲求世界和平，惟有信仰佛教，遵奉佛法，(十七)佛陀是亂世教主，佛法是苦海慈航，(十八)保存英美，必致亡種滅族，崇信三寶，可得益子旺孫，(十九)勸勞忍苦，可以煉成萬劫不壞金剛之體，(二十)振興佛教，是促進世界和平之最上策，(廿一)信仰大乘佛法，可以化禍成祥，(廿二)遵守戒令，厲行節約，廣齊步伐，致力共榮國，(廿三)欲向錦上添花，莫如雪中送，(廿四)舉歡不空，誓不成佛，佛陀之愛人，遠勝慈父之愛子，(廿五)英美惡貫滿

登，天壽除之，所以討伐其美非體天行其道也，(廿六)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便為大善人，(廿七)和衷共濟，通力合作捨小忿，顧大局，時艱無難克復矣，(廿八)能耐苦，能耐勞，拂意時不敢怨天罵地，方是忠誠佛教徒，(廿九)爭鬥愈烈，結怨愈深，惟有謙讓，能使人感服，(三十)善於資人，不如善於識人，與善於用人，(卅一)恭敬父母，盡心孝養，恆以善法訓導妻子，(卅二)難與能與，難作能作，難忍能忍，纔是奇男子，(卅三)慈心正意，罪滅福生，邪不入正，萬惡消爛，(卅四)惡生於心還自壞形，如鐵生垢，反食其身，(卅五)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卅六)飾身慎言，守攝其心，捨志行道，忍辱最強，(卅七)甘露及毒藥，皆在人口中，實語為甘露，妄語則為毒，(卅八)敬養於父母，不害一生命，不盜他財物，乃得安穩眠，(卅九)能寬恕別人，能諒解別人，才見其度量之大，(四十)自己認咎悔改，方是君子氣概，(四一)實語為甘露，妄語則為毒，忍力降伏怨，並以除憂惱，(四二)欲告乞於人，不若撻節自己費用：每月經常費及

設備費概由大千娛樂場負責，但本年度奉茶廠遷移大同路光彩街一號經修理完善，比前較為利便，場所宏大，內安置自來水頭五處，水池二處，大灶三處，石炭棧房二處，大茶桶三個，汽油桶二百個，奉茶車三台，詳細每月報告表列於後。

二、慶祝市府三週年紀念本會鼓浪嶼話劇團於七月一日與文協、新聲二劇社在鷺江分院聯合公演，本會演出「團戶」獨幕劇。

三、本會主催禾山龍湫亭於七月廿五日上午十二時舉行落成典禮，禾山龍湫亭，為本市勝蹟之一，佛殿莊嚴，風景幽美，為選勝探幽者必到之地，惜前佛殿毀於砲火，乃於前年由悟道法師籌備重建，乃由本會敦請本市名流於前年成立建委會，籌建佛殿事宜，并由建設局盧局長奠基，選開工着手建築，經之營之，迄本夏已告完成，恢復原有舊觀，是日舉行落成典禮，來請本市各界名流，蒞臨參觀，出席者計有興亞院中野馬官，市政府代表陳總務局長，及橫山輔佐官，譚僑務局長，金財政局長，暨紳商名流，各社社長，諸山長老，本市善信，及本會幹部全體，總數一二百人，二

時正未刻行開光禮，由金財政局長及其夫人，主持開  
宮門禮，乃由僧侶建醮禮佛，最後共進素齋，乃告散  
會、禮頌隆重。

四、本會教化部度數巡迴工作團於七月廿二日廿三日（下  
午八時）二天在東本願寺舉行，行禮如儀後，即開始  
講演，由中野全能，何益奎，蔡善解，王篤貞，釋善  
契講演，聽衆數百人，均極動聽，廿七日在西本願寺  
舉行先由大樂口琴組織奏樂開會，次由岩崎教師致開  
會詞，再次即全體而立向佛像行最敬禮，旋乃開始講  
演，蔡善解居士講「佛教與基督教」，王壽卿居士講「  
愛與犧牲」，何益奎講「佛法」，後由洪勝輝居士致閉  
會詞，聽衆二百餘人，頗爲動聽，最後由口琴組奏樂  
閉會。

五、本會於七月廿八日上午十時，在東本願寺開會討論南  
普陀寺住持人選問題，出席者陳見園，給樹忠信，陳  
全永，岩崎聞誠，靜通，智普，悟道，神田惠美，文  
海，辛清波，會覺，宏聰，蔡哭誠，黃慧燈，施範其  
，主席施範其，記錄黃慧燈，首由主席席朗，南普陀  
寺前主持覺斌法師西遊至今，將近半年，該主持職位

不能久懸，前經推聘文濤法師負責，但文濤法師因事  
推辭，應擬聘請何人，請諸位推荐之，討論事項，（  
一）關於南普陀寺主持，應請何人案，議決，敦請塊  
然法師爲南普陀寺住持，代理閩南佛學院院長，（二）  
關於閩南佛學院教務長，應請何人案，議決，請文濤  
法師担任之，（三）關於閩南佛學院增加經常費，應如  
何設法案，議決，由閩南佛學院執事者迅速提出預算  
案，以備向當局請求補助，查塊然法師爲江北淮陰縣  
人，於去年八月間，由淮陰抵廈入南普陀後，對於佛  
法與人格頗爲社會所欽，此次被選，擬於不日隆重舉  
行。

六、南普陀寺舉行新方丈進山式，本市南普陀寺住持遺缺  
，經大樂佛教會全體理事，開會通過，請教閩南佛學  
院塊然法師繼任八月六日上午十時，在該寺舉行新方  
丈進山典禮，大雄寶殿，焚香設座，頗見嚴肅，出席  
來賓，有井原司令，竹內副長，九尾，給樹兩副會官  
，市長代表陳局長，暨各幹部，高等法院劉院長，地  
方法院黃院長，楊檢察長，水產會富田，關裕公司陳  
長福，建設公司劉子寧，華南報林社長，全閩報顧士

此員，暨各界人士，及佛教會全體幹部，皆由山僧乘，計約一百餘人，定到一到，即鳴鐘入席，由李清波司儀，其秩序如下：一，迎請方丈，二，送信，三，全體肅立，四，向佛像行最敬禮，五，誦經，六，方丈拈香，七，上供，八，方丈宣誓，九，長官祝辭，（市長代表陳局長），十，來賓祝辭，（李參議），十一，攝影，十二，送和尙還方丈，由各僧伽護法迎接上座，而後參拜禮成後，共進素齋，繼塊然方丈致謝辭，次由陳局長致答辭，頗呈盛況。又該寺執事人員，擬新任方丈親自選聘適當僧侶充任，昨已正式公表，計智晉為監院，靜通為後堂代監院，悟道為堂主代知客，淨慧為書記代管堂，今行為書記代維那，六念為書記代糾察，源明為書記大副寺，嵩岩為書記代衣鉢，賢慧為書記大知賓。

七、本會青年部組織大樂青年劇團，經呈請市府備案，業經核准。

八、本會於八月二日歡迎汕頭籃球隊來廈比賽，詳細如左：  
汕頭本顯寺組織之籃球隊來廈比賽，於八月二日上午十時抵埠，本市體育協會及本會青年部全體，暨

體育界人士，為表示歡迎，特於昨上午十時，齊集江干迎候，表該球隊一行計十一人，領隊蘇寶誠，隊長羅福萍，隊員吳承斐，黃流浪，李求，徐遠，羅維，李興利，黃保，暨隨員二名，精神均極飽滿，在本市體育界歡呼之際，陸續登岸，與歡迎者一一握手，旋赴華僑聯歡社，首先舉行歡迎會，由陳永水代表本市致歡迎辭，略謂：此次貴隊健兒到廈比賽，實任增加本市光榮不少，唯因時間迫促，招待甚為不週，希各位原諒，前本府佛教團體之大樂籃球隊，亦曾前往貴市比賽，深受貴地當局及各界熱烈招待，不勝銘感之至，此次貴隊蒞廈，特稍盡地主之誼云云，繼由該隊隊長陳福萍致謝辭，略謂：素仰廈市體育甚為發達，技術亦極優良，此次到廈，深蒙盛情招待，甚為感激，此次來廈，純係聯絡體育界之感情，希諸多多指教，後由該領隊蘇寶誠致辭，略謂：本隊此次係代表汕頭西本顯寺並由粵東軍運軍報導部，汕頭市政府，粵東日報社，汕頭共榮會等為後援，始克來廈，唯對於各種聯絡手續，尚覺生疏，希望各位多多指教，以免有所阻礙，則幸甚云云，畢事休憩後，復由市府招待



午餐，席間談論風生，極見融洽，午後三時許，由本會總務部長李清波領導前往廈門神社參拜，乃卸裝於海陸春旅社，聞該隊來廈，為期約二週，為便利雙方比賽計，特訂於本日下午二時，在共榮會館舉行聯席會議，此隊來廈比賽，屆時當有空前之激戰。第二

日假共榮會館，開聯席會議，出席者，陳科長，森賢誠，及汕隊隊員二名，神田，岩崎兩教師，施範其，李清波，暨大樂青年部幹部人員，體育協會幹部，共榮會代表野村，與亞院島田等，主席施範其，決議事項如下：一，主辦，大樂佛教會，二，後援，南府社會科，體育協會，共榮會，三，全部經費，由市府負責，四，比賽地點，在廈門公園球場，五，本市決定參加比賽隊數，第一隊華南隊，第二隊大樂隊，第三隊同同隊，第四隊青年隊，六，比賽日期，由八月五日起，每日下午六點，比賽開始，七，比賽程序，五日華南隊，六日大樂隊，七日同同隊，八日青年隊，九日汕隊預定返汕，八，關於分配比賽人員，計時員徐維成，陳正雄，記帳林津，評判員島田，後藤，九，比賽，第一日(五日)舉行選手入場儀式(提前一小

時)，於明日下午五時舉行之，查入場式秩序如下：一，選手入場，二，全體向國旗行最敬禮，三，唱國歌，四，致開會辭，五，市長訓詞，六，選手宣誓，七，閉式詞，八，攝影，九，比賽開始，但由本會暨函邀請本市各界出席觀光。

九、本會副會長一職，前係南普陀寺住持覺斌法師担任，嗣因覺斌法師圓寂，該職乃缺延至今未經補任，茲本會為求會務之發展，乃聘請繼任南普陀寺住持之塊然和尚補任，經該會理事會通過，於昨日由該會會長去函聘請塊然和尚就任。

十、本會參加本市各界歡迎鈴樹顧問官，茲將籌備及歡迎會情形如下：廈門與亞院連絡部鈴樹調查官，昨將榮旋，本市各社團，為表折柳之情，特由教育團倡備款送茶話會，昨八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在社會科召開會籌備，出席者，文藝協會，教育會，體育會，青年會，婦女會，孔教會，市商會，鼓區商會，新聲劇社，華僑公會，愛聲劇社，大樂佛教會，森林社，童子軍聯合委員會，中華基督教會等十五團體，主席許科長，議決事項如下：歡迎鈴樹調查官榮旋茶話會時間

訂於本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地點在華僑聯歡社，爲使茶話會更有生氣起見，特選定餘興的負責團體，查該負責團體爲文藝協會，大乘佛教會，藝林社，新聲劇社，豐聲國劇社，教育會等，其餘與節目，限至本日上午送社編配，議理四時許散會。是日假華僑聯歡社舉行款送給樹調查官茶話會，出席有市政府陳局長，金局長，盧局長，劉院長，譚局長，林局長，全閩報福士社長，華南報林社長，市商會林主席，鼓區商會黃主席，本會副會長施範其，釋塊然，總務部長辛清波，暨各機關社團等百餘人，濟濟一堂，首由陳局長致歡迎詞，略謂：今日在此舉行款送給樹調查官茶話會，蒙各界熱烈參加，殊堪榮幸，蓋以給樹調查官，自蒞任以來，迄今三載，對於本市各項建設以及教育等補助殊多，當茲離廈，使吾人依依不捨，故今日特開茶話會，集各界於一堂，聊申折柳云云，繼由給樹調查官致謝詞，嗣後由各社團或表演，或清唱助興，計一，青年會樂樂演奏，二，豐聲國劇社清唱，三，大乘佛教會笑劇，四，文藝協會畫片劇，五，藝林社清唱，六，教育會小學生歌舞，七，新聲劇社之優

戲舞，備極盛況，至六時始告散會。

十一、本會于八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假東本願寺，召開臨時幹部會議，出席者：施範其、蔡契誠、釋塊然、辛清波、釋開通、神田慧雲、巖崎開誠、黃慧燈、徐永壽、主席施範其，記錄辛清波，討論事項：(一)關於本會教化部長一職，自覺斌和尚生西後，虛懸未決，應推舉何人繼任案，議決：推塊然副會長兼任，提會長認決之。(二)關於教化部定期講演及講師，應如何改組案，議決，暫停，另定辦法。(三)關於教化部囑託助理部長，何人補助案，議決：推開通爲教化部囑託助理部長。(四)關於本會在鼓鑿辦師教人材訓練，應如何進行案，議決：推神田、巖崎、塊然、王壽卿、蔡契誠、黃秋聲，釋開通，何益奎，釋善契，辛清波，施範其，洪勝輝爲籌備員，負責辦理之，議至六時散會。

十二、本會附設第一第二日語講習所及民衆商業夜學于八月廿日下午八時在東京願寺舉行修了式。

十三本會全體幹部八員于九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參加友邦信州善光寺廈門別院迎佛式，由施副會長願祝詞，簡略如下：日本信州善光寺，爲發揚東方教化，以期中日佛

救濟通一氣，爰於月前由台灣善光寺住持中野益龍，及副使岡田祥泰，來廈分設善光寺廈門別院，址在處園路門牌十二號，于九月十二日下午三時，舉行迎佛典禮，定刻一到，由該寺住持令各信徒整隊至九尾湖寶官邸迎佛到寺，乃舉行儀式，寺中設案焚香，賀匾滿屋，光彩奪目，來賓有警備隊井原司令，奧亞院江藤經濟部長，高岡囑託，日總領事館小澤總領事，市政府陳，盧，金三局長，社會科長王名純，法院劉高院長，楊檢察長，會推事，吉武，松隈兩輔助官，民間參事會加藤會長，泰岡報福士社長，廈鼓各界士紳，及諸山僧衆佛教團體，并信徒等二百餘人，鑼聲一響，全體入席，由吉武元海司儀，行禮如儀，頗形隆重，繼有小澤總領事，陳局長，加藤參事會長，佛教會施訓會長等致祝，至五時散會。

十四、本會青年部劇團於九月廿日下午二時在東本願寺舉行第一次座談會，出席者團員五十餘人，定刻一到，搖鈴開會，首由團長致開會辭，即介紹團員，然後報告組織要領，始開始討論。並選舉職員，選舉結果，請神團惠雲，岩崎開誠，蔡奕誠，黃麗豐，嚴善解

，王昌盛，李清波等七位為顧問，李清波氏為總監督，團長由大樂青年部長任之，副團長林克遠，總務部長柳振瓊，劇務部長林漢亭，台務部長尤少峯，文書係蔡峯嵐，會計係邱延亭，庶務股周水奇，交際係林克遠，編劇係林漢亭，導演係陳小譚，化妝係賴淑惠，陳小譚，音樂係吳素華，尤慶然，道具係李炳炎，燈光係張逸華，置景係尤少峯，效果係尤少峯，提示係林宗，保管係鄭添壽，團員係林漢亭等為該團職員，全體討論完滿結果，茲採錄該劇團組織要領如下：

大樂青年劇團組織要領，一，使命，本團為欲聯絡一般青年從事戲劇研究，以宣揚佛化提倡東亞和平為使命，二，名稱，大樂青年劇團，三，構成，由大樂青年部，募集團體間一般信奉佛教，熱心和運，愛好戲劇之青年而構成之，四，顧問，聘請大樂佛教會理事，及對於戲劇有研究嗜好者若干人為顧問，五，團所，大樂佛教會，六，組織，一，總監督一名，（由大樂佛教會會長指派）二，團長一名（由大樂佛教會青年部部長兼任），三，副團長一名，四，團下轄下設置若干部如左，甲，總務部長一名，乙，劇務部長一名

丙，台務部長一名，五，總務部轄下設置若干係漸定如左，甲，文書係主任一名，乙，會計係主任一名，丙，交際係主任一名，丁，團員係主任一名，戊，庶務係主任一名，六，劇務部轄下設置若干係漸定如左，甲，編劇係主任一名，乙，導演係主任一名，七，台務部轄下設置若干係漸定如左，甲，化妝係主任一名，乙，道具係主任一名，丙，效果係主任一名，丁，燈光係主任一名，戊，置景係主任一名，己，提示係主任一名，庚，音樂係主任一名，申，保管係主任一名，八，選舉及任期，以大乘佛教會青島部部長為當然團長，至於副團長及各部長，暨各係主任，則由團員大會選出任期一年，九，會議，甲，團員大會半天一次，由常務會議定期召集之，乙，常務會議每月一次由團長定期召集之，丙，股務會議各股長，認為需要時，得隨時召集之，丁，臨時會議團長認為必要時，得隨時召集之，七，附則，一，義務，凡本團團員應盡其所能，貢獻於本團，遵守章程及議決案，服從導演之指教，二，權利，凡本團團員得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一切應有之權利，三，公演，每季必

演一次如有特別事故不在此例。

十五、大乘月刊第三卷第三期於九月三十日出版。

十六、本市中日各寺岩各宗派秋季懇談會於十月一日上午

十時假南普陀寺、舉行廈門各寺岩各宗派秋季聯合懇談會，出席者計南普陀寺塊然、善光寺中野全能、東本願寺神田惠雲、西本願寺岩崎開覽、日光巖善興、地藏寺廣印、萬石巖開通、白鹿洞妙庵、和風宮各明、白鶴巖智靜、醉仙巖開慧、紫雲巖靜通、太平巖綱花姑、龍巖亭悟道、養真宮廣福、妙釋寺正觀、壽山巖悟道、蓋內巖妙正、普光寺廣樹、雲頂巖妙輪、主席塊然法師，記錄辛慧音，討論事項，一，關於本市僧侶應如何登記案，議決，推神田教師、辛清波二氏赴市府社會科接洽，然後進行辦理，二，關於大乘佛教會為社會服務皇軍慰問超荐法會救濟貧民，欲組織大乘弘法託鉢團，本同人應如何表示案，議決，一致贊成，全體參加不得缺席，三，關於第一回弘法託鉢日期，應規定何日案，議決，定十月十五日下午二時起，內分廈門二天，鼓浪嶼一天，四，關於弘法託鉢日集合地點並路關，應如何規定案，議決，妙釋寺集

台，略開另行規定之，最後全體討論此後本市佛教應興廢革事項，及一致協力為南普陀寺後援等，議至十二時閉會，然後在南普陀寺聚餐。

十七、本會附設廈門洋裁講習所第二屆畢業於十月五日下午三時在西本顯寺舉行，同時並開學生成績製品展覽會計出品五百餘件，畢業生廿一名。

十八、慶祝國慶(雙十節)紀念(即十月十日下午七時)，本會青年話劇團首次在大同戲院演出，詳細如下，一，奏樂開會，二，揭幕禮(金局長小姐)，三，全體肅立向國旗行最敬禮，四，開會詞(施副會長)略謂：親愛的青年們，大時代臨到了東方燦爛的曙光，照徹在我們的征程，前進吧，青年，這是我們的時辰了，我們要高舉偉大的旗幟作東亞民族的怒吼，看，生命的火焰，發出在我們每一個青年的心坎，我們明瞭新秩序之建設，責任是在我們的肩膊上，所以我們必須盡一些義務，而發起組織青年劇團以戲劇之宣傳推進東亞的和平，提倡道德的人們，同時我們覺得大東亞青年道德建設，必須以佛教為中心，故此劇團之組織，實含有重大之使命，青年們，今乎出我們的力量來

，光明的大道，離我們不遠，讓我們來高呼，大乘青年劇團萬歲，大乘青年精神長存，五，報告籌備經過(青年部長徐永壽)，六，來賓祝詞(市政府社會科長)，七，公演話劇，而其內容如下：「青年進行曲」本事：淪方新線陣地某病院，有傷兵甲、乙，因創痛刺激，及數年來體驗到抗戰派受英美威脅，而盲目行動，置抗戰區內民衆，陷水火中，不見天日，殊覺非和平無以救中國，非和平難以擺脫英美桎梏，於是翻然醒悟，時病院內某看護，為新時代典型女性，頗贊同甲乙之思想，醫師李某，久誦其色，時加誘脅，然女不為所動，致生齟齬，甲乙戰友殷某，暗為和運工作，時來報告新聞，知甲乙觀念改變，不勝雀躍，慰其不久和運必獲成功，色迷醫生，忘形調戲看護，致與甲乙發生衝突，是時忽聞炮聲劇烈，由遠而近，侍住衆人，某日即友軍入城也，醫生得息，乃更堅持槍威看護同運，看護不答，正爭執間，突一青年軍人槍斃醫生，甲乙與看護恐慌之間，見係老友殷某，雀躍如狂，時保衛東亞歌聲已揚，和平之神已到。「猛進」本事：陳昌壽夫婦，獨生一子曰榮宗，愛如掌珠，至十六

齡之年，竟染重疾，名醫與藥，皆不見效，一夜更深，氣息奄奄，忽見榮宗入，喜出望外，大呼吾兒，不料榮宗破口大罵，謂我非榮宗，乃十六年前被殺之人，今特來報冤，欲向汝索命，說時拔刀刺之，幸得菩薩降下，榮宗乃出，昌壽嚇醒，保乃南柯一夢也。斯時忽聞夫人哀哭，告榮宗天折，壽遂以夢境曉諭夫人，勸勿傷心，於是夫婦，在菩薩像前懺悔前非，篤誠念佛。「深秋」本事：夕陽西下，寒風蝕骨，農家女金寶，以逢新節，向其父——周光炎——要求添置新衣，父含糊應之，蓋光炎此時因田租債務未納，正憂心積慮，徒喚奈何，金寶快快而退。是日觀衆頗形擁擠，除劇目外並有音樂，歌舞等等，音韻歌聲，繞樑三日，舞衣翩翩，舞女婀娜，全場觀衆幾爲神往，於是喝彩之聲雷動，故於全場一千餘人之觀衆，唯均陶醉然默然無語，秩序極佳，至十一時許始告散會。但觀衆歸去則同聲贊嘆曰，大乘之歌與舞感人至深矣，該今後大乘佛教深入不難，而佛教之教化人民更見容易焉。

十九、本會於十月十五日組織大乘弘法托鉢團，集成本市

中日各寺各寮派僧侶在家佛教徒勸募員爲社會服務。詳細目的如下，一、吾等乃中日編纂有志者，每月舉行一次，以大乘佛法之精神爲社會服務，巡行托鉢，向各界募化淨資，請不拘多少，酌量善捨，一、所得淨資，分用左列三種：(甲)慰問皇軍，(乙)超荐中日事變戰病死亡者法會，(丙)救濟貧民事業，一、會計報告：每次在報端公布，至年末發表總結算，(十五日)下午三時，在本市開始舉行，由善光寺主持中野全龍開教師領隊，繼東西南本願寺主持神田慈雲，岩崎開誠兩開教師，及南普陀寺主持塊然法師，暨閩南佛學院全體師生，並各寺岩，各宗派主持僧侶，大乘佛教會幹部人員等七十餘人，由妙釋寺會址整隊出發，先至廈門神社參拜，而後環遊各街，沿途念佛，幹部人員則按戶托鉢募化，成績頗佳，收入數目爲六百四十九元九角，第二日(十六日)在興嶼舉行，所得款數爲二百零六元七角。計兩日所得款額爲八百五十六元六角，而支出購置雜物及雜費共二百三十二元二角，對除外所得實數爲六百二十四元四角，乃分作三份，每份二百零八元，充爲慰問皇軍各種追悼會積立金，救濟貧民積立金等。

# 大乘佛教會鼓浪嶼辦事處會務報告

慧 音

一、慶祝市府成立三週年紀念本會鼓話劇團與文協，新聲

二劇社于七月三日假鼓浪嶼舉行公演。

二、廈鼓巡迴講演會于七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三日間晚

八時在鼓大宮舞台舉行時并發宣言及標語粘貼各要

所，茲將宣言標語及講演經過錄于下：光陰似箭，自

從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來，我們的領袖——汪主席，

與友邦的日本締定了基本條約，提倡大東亞新秩序建

設，在這國旗飄揚，國民歡騰中，站在最前線上的廈

島市政府也就毅然的適應新環境的需求而成立，跟着

去歲十二月八日，友邦日本因鑒於東亞復興的最大障

碍物——英美，而毅然舉起為大東亞解放的義旗，向

英美宣戰，僅在此數月短促的期間內，拔取了所有英

美在東亞的重要據點，而素來號稱世外桃源的鼓浪嶼

，亦因白魔的退出歸順友邦日本，而與國島連成一片

矣，在這短促的三年間，廈鼓率賴中日當局的協力，對

於各種的建設，頓成明朗化，逐漸地走上復興之途了

是故，負有莫大使命的我們佛教徒，為使廈鼓的佛徒

形成一體及積極宏揚佛理計，遂藉這慶祝樂土三週年

的機緣中，產生了這次廈鼓巡迴講演大會，當這中日

親善，大東亞解放的當兒，正宜加緊着宜撫的工作，

把佛教所說的和平無爭的佛理，盡量地灌輸到人們的

腦海裏，而使全面和平早日實現，茲將同人等所負的

使命，略述於左，以便今後共同邁進。佛教是治衆生

病的良藥，衆生有種種病，故佛說種種法，古人云「

世間好話佛說盡」又云「佛法無邊」，這都是讚嘆佛法

的偉大，試觀在這紛亂的時代，全世界的每一角落裏

，均罩上了火藥的氣氛，究其原因，故然是英美侵略

主義的野心家所釀成，但一方面還是衆生的同業賦癡

等煩惱所感，所以，弄得你爭我奪互相殘害不已，致

演成這空前未有的惡劇，因此，在這千鈞一髮之際，

若欲息此禍亂，使人類轉向和平之途，非以離苦得樂

的佛教的戒定慧等善法來對治不可，語云：「國家興

亡，匹夫有責」，我們也說：「佛教興衰，佛徒有責」

，故我們佛徒在這動蕩不定的大時代中，應肩負起重

大的責任，求謀爲民衆爲國家之福利，是故同人對今後決抱百折不撓的決心，依照上述所說的各點，努力去進行，以期達到樂土建設，佛教與盛東亞解放，世界和平。（標語）我們要效法佛的大慈大悲，去拯救人類，要想踏上光明的大道，要有佛的大無畏精神，中日兩國要一心一德，共謀兩國前途發展，中日佛教徒提携萬歲，佛法是世界上最文化的結晶，佛法能解除人類的痛苦共患難同甘苦，協力大東亞聖戰的完遂，推運新國民運動，建設新中國。（第一日）：其開會秩序如下，（一）大衆口琴組奏樂開會，（大衆進行曲），（二）日語生合唱愛國行進曲，（三）施會長致開會辭，（四）童話團十名，與風琴井口琴組，合唱三寶讚，（五）釋開通講演，題爲「從東亞新秩序中來建設人間佛教」，繼由何益全講演「鎮定」，慧童講「從市府成立三週年紀念，說到佛教與中日和平，及大東亞民族自強之關係」，最後由王篤貞講述佛教真諦，至十一時許始告散會云，茲錄本會施副會長開會辭如下：今日爲本會主催佛教巡迴講演大會開始之第一日，承諸父老翺然蒞臨，共研法益，非僅爲君等慶幸不置

，且予同人以莫大興奮也，本會忝爲佛教徒之組織，職任弘傳法理，宣揚聖教，況際東亞建設偉業，正在創始之期，亟應力開真諦，而求東亞和平，愛動員屢鼓佛教名流，組成此次擴大講演大會，擬於最短期間內，以佛教要旨，東亞復興，樂土建設，三原則爲中心，儘量揭揚，使諸位認識世界趨勢與應盡義務，及人生之真義，俾在此新時代裏，具足堅強之信念，不致徬徨歧途，而無有歸宿處，是厚望焉，簡單數語，聊作開會詞。（第二日）：定刻一到，聽衆即堵圍一千餘人，秩序井然，首有大衆口琴組奏樂開會，次由童話團十二名由大衆口琴組及風琴領導合唱之寶讚，皈依詞，繼之即開始講演，岩崎開號講「人生之忠孝」，洪勝暉居士講「佛法是活的路」，廣印法師講「何爲佛法」，王壽卿居士講「自殺的錯誤」，蔡齊解講「佛法與人生」，至十一時許任聽衆之熱烈掌聲中閉會。（第三日）是晚值大風猛烈，但聽衆仍甚踴躍，定刻一到，已集有八百餘人，依然擁擠異常，足見曠民熱心佛教之一斑，是晚講演程序，一，大衆口琴組奏樂開會，（海軍進行曲），二，大衆童話團十二名，由口琴組



鳳琴組導唱大乘進行曲及釋迦太子讚，三，講壇開始，先由開通法師講「因果律之檢討」，繼由神田教師講「報恩的生活」，廣欽法師講「今日的今日」，後由馬西馳居士講「何爲佛」，最後在聽衆熱烈聲中，由教化部代表開通法師致閉會辭，并向聽衆致謝，十一時許乃告散會。

三、幹部會於七月廿七日下午五時在本辦事處樓上召開，出席者楊廷樞，洪勝暉，王壽卿，辛清波，黃慧燈，劉壽祺等，主席楊廷樞，記錄黃慧燈，討論事項，一，關於迎佛儀式與日期，應如何佈置籌設案，議決，定本月三十日下午三時舉行，至於儀式，推舉劉壽祺，王壽卿，洪勝暉，黃水生，潘光漢，釋善契，蔡契誠，神田惠雲，岩崎聞號，黃慧燈，何益奎，辛清波，爲籌備員進行之，二，關於第一期日語生畢業式，及第二期日語生，并裁縫講習生開學式，應定何日舉行案，議決，八月八日下午二時舉行第二期日語生及裁縫講習生補行開學式，同日三時舉行第一期日語生畢業式，三，關於夏季巡迴講演大會，擬欲再續舉行應如何進行案，議決，由教化股擬定具體案提會審查

四、關於內厝澳日語講習所，因地址頗感不適，應如何設法案，議決，暫移入本會辦事處上課，以後再爲另尋地點，議至六時散會。

四、迎佛式典禮於七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從妙釋寺恭請本師釋伽牟尼佛檀木像一尊，由塊然法師主法，說請佛偈，至三時即以汽車供迎尊佛至輪渡碼頭，轉電艇駕尊渡鼓，由鼓浪嶼大乘辦事處日語洋裁講習生并諸佛徒等五百餘人在輪渡碼頭迎接上陸，沿途唱讚佛偈，至辦事處門首全體排列迎佛至二樓念佛堂舉行昇登寶殿，其秩序如下，一，全體肅立，二，請佛昇座，三，安位說法，四，向佛行最敬禮，五，讚佛，六，主法拈香，七，來賓拈香，八，茶敘，至五時許散會。

五、擴大漫畫宣傳，本會對於和運及佛教工作力求普遍化起見，特倡漫畫宣傳，每星期更換漫畫一次，現除本辦事處外尚有龍顯街，大宮口，輪渡等處設置大號傳單揭示木板。

六、第一屆日語講習生舉行修了式，並第二屆日語講習生，洋裁講習生正式開學式，於八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假市立第二女中禮堂，舉行第一期日語畢業式，及二

期日語生入學式，並洋裁第一期開學式，到有中日來賓及該會施會長，暨各位理事，及學生等，計五百餘人，濟濟滿堂，時刻一到，即行開會，行禮如儀後，施副會長致開會詞，授與證明書賞品，並有九尾調查官 李市長，暨該會等之賞品，繼由會長訓詞，高岡彌託代表調查宣調詞，來賓祝詞，學生代表劉賢賜，盧萬金各致謝詞，日語生唱螢之光，王兆麟致閉會詞，繼舉行學藝會，表演成績頗佳，至五時許始畢。

七、孟蘭盆法會，於八月廿六日晚（即舊曆七月十五日）在

鼓大宮舉行，藉以超荐大東亞聖戰陣亡將士英靈，及殉難官民暨中日事變陣亡將士，已故華僑並風聲界內無祀水陸一切孤魂等，是日禮請閩南佛學院學僧前往施放瑜珈儀口，其會場佈置設計佛壇，張口壇，護法壇，孤魂壇，由下午三時起，鼓嶼居民即扶老携幼帶供品前往參拜祭祀，共達三百餘戶，更有同聲聯歡社之鉅大禮品，高積如山，極盡堂皇壯觀，定刻一到，由僧伽十餘人登壇誦經，同時有九尾調查官之太夫人，中野全龍，東，西，兩本願寺之住持神田惠雲，岩崎開誠二教師及會審公堂楊會長，並該會各理事幹部

會員善男信女等，前往參拜拈香，是晚適逢大氣晴朗，明月高懸，各壇燈火輝煌，香煙氤氳，故紅男綠女圍觀如堵，竟達二千餘人，鼓浪嶼分遣隊及工部局為維持秩序及保護嶼民，特增派軍警臨場巡護，故秩序井然，其熱鬧盛況，誠開鼓嶼向來之所未有。

八、法音出版 本會每月在華南報副刊出版二次，藉音報

端官揚佛法教理，主編者黃慧燈居士。

九、話劇播音，本會話劇團於九月十七日在廈門廣播電台

播音話劇「閩戶」。

十、幹部會於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在洋墓口本會辦事處召

開，出席施範其，蔡笑誠，劉壽祺，楊廷樞，神田惠雲，何益奎，辛清波，柯芙，何淑純，何明珠，施王燕，黃慧燈，蔡植述，黃雨平，柯善旭，主席施範其，記錄黃慧燈，報告事項，一，總務部長辛清波財政報告，（卅一年七月份至九月份收支之旋乃開始討論，一，關於舊曆重九日，本會附設之日語生及洋裁生課足，應如何進行案，議決，通過進行，經費定儲幣三百元，二，關於本月十六日弘法托鉢團在鼓嶼舉行應如何進行案，議決通過，依期進行，一，關於教化股長

王兆麟辭職 應再聘請何人負責案，議決，聘請馬西馳居上，担任負責。四，關於慶祝觀世音菩薩聖誕日，應如何進行案，議決，鼓浪嶼大乘劇團及童話團，巡迴工作團等，聯合在鼓浪嶼戲院演劇及講演經費，由何團長負責籌募，議至五時始告散會。

十一、大乘弘法托鉢團於十月十六日在寺舉行。

十二、大乘日語生洋成生童話團重九遠足，由辛總務部長贊周自西，鄭祖堅，柯英，柯叔經諸教師率領來廈，首先赴廈門神社參拜後即往太平巖，水源地一帶遠足，計學生二百餘名，至下午六時整隊返嶼。

十三、本會鼓浪嶼辦事處於十月廿八日（即舊曆九月十九日）晚間在鼓浪嶼戲院慶祝觀世音出家紀念，舉行講演會並大乘話劇公演，是日天氣和暖，觀衆人山人海，秩序甚佳，詳細如下：（秩序），一，奏樂，二，致開會詞，三，講演（何益奎，馬西池），四，團體舞（

童話團），五，國花一合唱（童話團），六，麵包一歌劇（童話團），七，愛國之花（日語夜班學生），八，暹（獨幕劇），九，凱旋一合唱（裁縫生），十，心碎了！獨唱（陳碧絲），十一，生之意志（獨幕劇），十二，太平洋進行曲（日語夜班學生），十三，女人（獨幕劇）——裁縫生，十四，憶良人！獨唱（謝秋霖），十五，未絕望之前（獨幕劇），十六，閉會，（此次出演工作人員），總監督：辛清波，舞台監督：黃惠元，編導委員：蕭立夫，黃慧燈，朱天機，陳民志，黃岷，總務主任：吳榮桂，文書：葉偉，曾恭安，化裝：陳民志，柯玉瓊，謝女英，道具：陳浪萍，張守志，陳麗華，莊永定，效果：導演兼任，李夏，庶務：黃雨平，燈光：黃倍，置放：蔡世銘，保管：柯善旭，邱素真，林玉謨，提示：許高麟，陳浪萍，黃宇萍。

## 大乘佛教會夏季奉茶逐月成績報告表

慧音

月份	地點	桶數	備考	月份	廈門	五七五〇	全	右
七月份	廈門	五九九四	每日二次八時十一時二時	九月份	鼓浪嶼	五八四	全	右
七月份	鼓浪嶼	六〇〇	由舢舨運載往鼓八時二時	十月份	廈門	三七五〇	全	右
八月份	廈門	八九〇〇		十月份	停止			
八月份	鼓浪嶼	一一二〇						

統計四個月茶水數量二六六九八桶

一、本刊依大乘佛教的立場，凡關於佛教方面的評論，改進，新聞，佛學理論的論著，演述，以佛教眼光觀察現社會的評論，感想，寫實，文藝，隨筆，通訊等，不限文言或語體，自著或翻譯，均所歡迎。

二、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著，或詳細註明原著者的姓名及出版的書局和年月，俾便考核。再則該文已經別家掲載者，恕不刊登。（自著者同此）

三、本刊對於一切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者應先聲明。

四、投稿者須另箋詳細書明真實姓名和通訊住址，否則不為刊登。至於筆名，聽從便。

五、來稿務用楷書書寫，太潦草者，恕不刊登。詩體詩文，請用新式標點。

六、來稿登載與否，十日內，當即函復，不登之稿，如有附足郵票者，當由郵局寄還。

七、來稿一經登載，即視其文字之多少及價值，酌量酬以現金或贈閱本刊。

八、本刊徵求關於佛教及凡有利益於人類進化的各項影片，寄者對於影片須另箋加以詳細說明。珍貴影片借用後，當即寄還。

九、本刊極願讀者對於本刊加以批評和賜以改進的意見，來稿如確屬合理和忠實者，無不虛心接受和樂為發表。

十、來稿請寄局口街一七號大乘佛教會辦事處（電話五二七號）

出版者

大乘佛教

會所：廈門公園東門妙釋寺內

編輯部

大乘佛教會出版股

電話：五二七號

發行所

大乘佛教會辦事處

地址：廈門局口街門牌十七號

編輯者

大乘月刊編輯部

地址：廈門局口街門牌十七號

（電話五二七號）

印刷者

新民智印務公司

廈門大漢路廿七號

（電話五九一號）